

增像全圖三國志演義

卷4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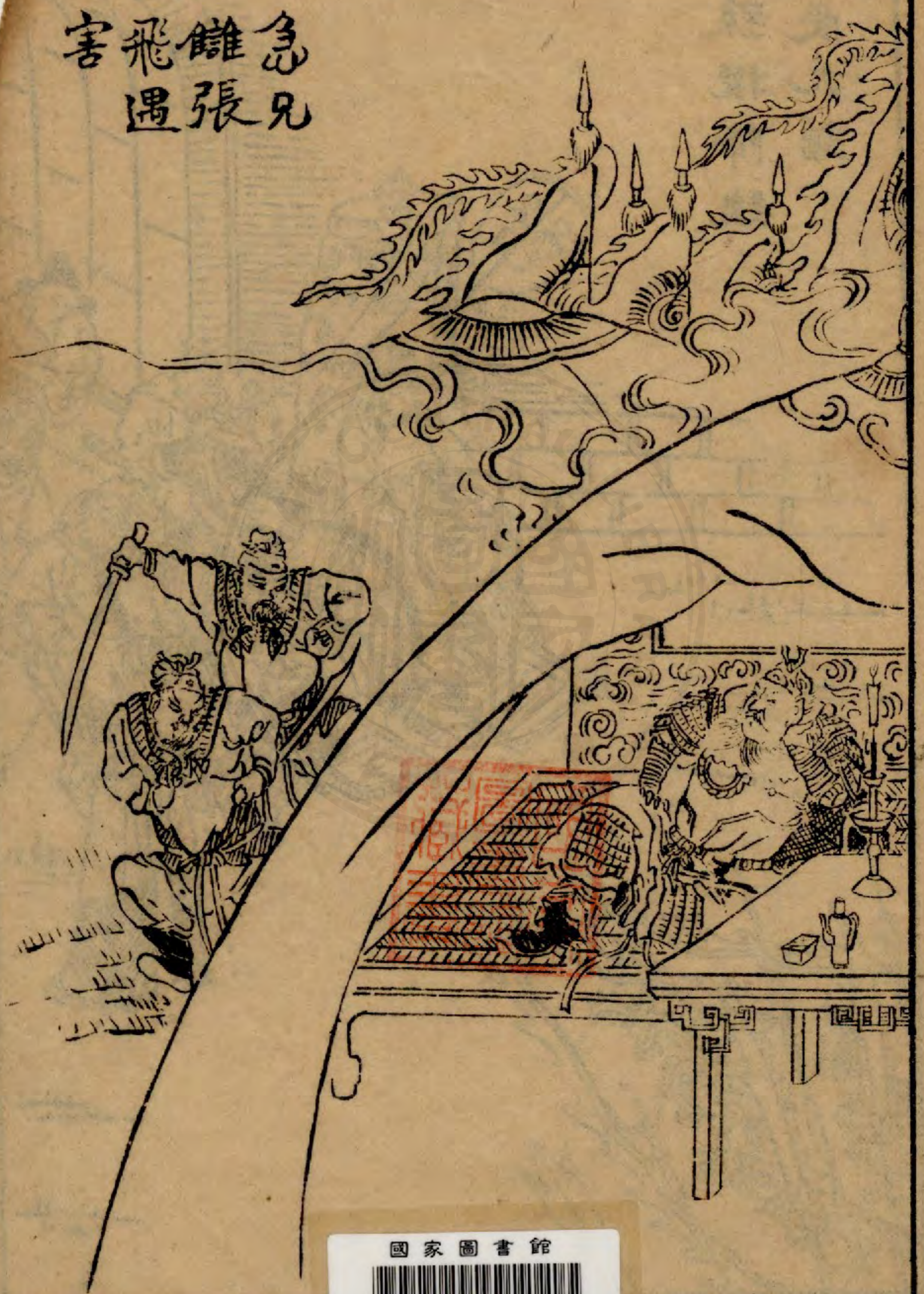






859.453
6546
K41-44

急難飛
兄張遇害



國家圖書館



002940426

101665770

第八十一回

孫權降魏
受九錫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一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讎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翼德之不欲先伐魏而請先伐吳者非但知兄弟而不知君臣之義也觀其
古城之役誤疑關公之降操而欲拒關公豈非君臣之義重而兄弟之情輕
乎其伐吳之意以爲魏固漢賊而吳之黨魏亦爲漢賊從來除殘去暴者必
先剪其黨如殷將伐桀而先伐韋伐顧伐昆吾周將伐紂而先伐崇伐密是
也蓋不獨爲兄弟起見而伐吳在所當先卽爲君臣起見而伐吳亦在所當
先耳

觀於翼德之亡而先主伐吳之計愈不得不決矣翼德之死爲關公而死也
爲關公而死則其與孫權殺之無異也殺一弟之讎不可忍殺兩弟之讎又
何可忍乎爲一己之私恩而釋曹操人不以此病關公則爲三人之義而討
孫權豈得以此訾先主

有。關。興。而。雲。長。不。死。有。張。苞。而。翼。德。復。生。君。子。觀。於。此。二。人。而。獨。爲。先。主。之。
堂。構。惜。也。使。劉。禪。而。有。興。苞。之。風。則。鄧。艾。不。能。越。陰。平。鍾。會。不。能。踰。劍。閣。而。
此。間。樂。不。思。蜀。之。言。不。至。爲。晉。武。所。笑。矣。嗚。呼。天。不。祚。漢。其。謂。之。何。哉。

李意之見先主與紫虛上人公明管子正是一流人物而紫虛則有數言李意只寫一字公明惟憑卦象李意自寫圖畫極相類又極不相類而皆爲後文伏筆令讀者於數卷之後追驗前文方知其文之一線穿却也

陳震之請李意當是孔明教之先主決意伐吳孔明爭之不得故特欲借青城山老叟以相阻耳然張良能以商山四皓止儲君之廢而孔明不能以青城老叟阻伐吳之師謀之成不成蓋亦有幸有不幸焉

先主一生見畫圖者三初見孔明畫圖一幅定三分之形繼見張松畫圖一幅定入川之計最後見李意畫圖一幅爲白帝託孤之兆蓋其一生俱是畫中人也

當關公顯聖之後便當接先主殺劉封而中間忽有曹操患病華陀被殺曹丕襲爵曹植賦詩一段文字以間之及劉封既斬之後便當接翼德被刺先主伐吳而中間又有獻帝禪位曹丕篡漢成都聞變孔明勸進一段文字以間之其過枝接葉處全不見其斷續之痕而兩邊夾叙一筆不漏如此叙事真可直追遷史

却說先主欲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共

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

王師若舍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先君臣之公義而後兄弟之私讐子龍獨見其大先主

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讎啖其肉而滅其

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讐公也兄弟之讎私也願以天下為重子龍

見識有大臣諫臣之風不當以戰將目之先主答曰朕不為弟報讐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遂不聽趙

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使往五谿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閬

中遷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兼閬中牧使命賚詔而去却說張

飛在閬中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旦夕號泣血濕衣襟是真兄弟不是假兄弟諸將以酒勸

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鞭撻之多有鞭死者為後文鞭范疆張達張本每日

望南切齒睜目怒恨放聲痛哭不已其聲其淚俱從血注中流出忽報使至慌忙接入開讀詔旨

飛受爵望北拜畢設酒款待來使飛曰吾兄被害讐深似海廟堂之臣何不早

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二人桃園

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獨生且不願何况獨受富貴吾當面

見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挂孝伐吳為後文製辦白旗白甲伏筆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

乞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尅日興師御駕

親征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

重社稷也此不諫征吳但諫親征丞相秉鈞衡之職何不規諫孔明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

聽孔明之諫在孔明口中補出今日公等隨我入教場諫去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陛下

初登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只欲伐吳命一

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聖駕言伐魏則當親征伐吳則不當親征主意又與衆官不同先主見孔明苦諫心

中稍回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入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以

足論之先主缺其一足矣故抱足而哭先主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爲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讐如

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

捨此軀與二兄報讎若不能報時臣寧死不見陛下也只說自家要去便自要先主去先主曰朕與

卿同往卿提本部兵自閬州而出朕統精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雪此恨飛

臨行先主囑曰朕素知卿酒後暴怒鞭撻健兒而復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

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先爲下文伏筆○史稱關公善待卒伍驕于士大夫張飛愛君子而不恤軍人故先主以此囑之飛拜辭而去次日

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奏曰陛下捨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願

陛下思之先主曰雲長與朕猶一體也大義尙在豈可忘耶宓伏地不起曰陛

下不從臣言誠恐有失預爲後文伏筆先主大怒曰朕欲興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

士推出斬之。非此一怒則衆官之諫不息宓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但可惜新創

之業又將顛覆耳衆皆爲秦宓告免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讎回時發落孔

明聞知卽上表救秦宓其略曰

臣亮等竊以吳賊逞奸詭之計致荊州有覆亡之禍隕將星於斗牛折天柱

於楚地此情哀痛誠不可忘但念遷漢鼎者罪由曹操移劉祚者過非孫權

竊謂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以養士卒之力別作

良圖。二句隱着伐魏早爲前後出師伏筆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無得再諫。先主以孔明爲水今伐吳之心其急如火水亦不能制火矣遂命丞相諸

葛亮保太子守兩川。時法正既死孔明又不同往則後來之敗勢所必然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

魏延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爲後應兼督糧草。因趙雲曾諫故不用爲先鋒黃權程畿

爲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爲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爲副將傅彤張翼爲

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爲合後川將數百員并五谿番將等共兵七十五萬擇定

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却說張飛回到閬中下令軍中限三日內製辦白

旗白甲三軍挂孝伐吳。關公之死爲江上有白衣翼德之死爲軍中需白甲次日帳下兩員末將范疆張達入帳

告曰白旗白甲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急欲報讐恨不明日便到

逆賊之境義氣凜凜是真兄弟不是假兄弟

汝安敢違我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五十前之鞭督郵是

怒繼之鞭曹豹是醉今之鞭范張是痛以痛而鞭鞭必倍痛矣鞭畢以手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限即殺汝二人

示衆打得二人滿口出血回到營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到明日如何

辦得其人性暴如火倘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譬如他殺我不如我

殺他與糜芳傅士仁一段商議前後相對疆曰怎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個若不當死則他醉於牀上

若是當死則他不醉呂布以戒酒而為部將所害張飛以飲酒而為部將所害前後相反而相對二人商議停當却說張飛在帳

中神思皆亂動止恍惚與關公夢猪咬足前後相對一則以夢為醒時之兆一則以醒為夢時之兆乃問部將曰吾今心驚肉顫

坐臥不安此何意也部將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

與部將同飲本欲以酒節哀誰知以酒致死不覺大醉臥於帳中凡人飲酒易醉悶飲更是易醉范張二賊探知消息初

更時各藏短刀密入帳中詐言欲稟機密重事直至牀前原來張飛每睡不合

眼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鬚豎目張本不敢動手寫得張飛聲勢曹操見關公于匣中雖死不死范張見翼德于帳中雖睡不睡

因聞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短刀刺入飛腹飛大叫一聲而亡讀書至此亦為之拍案大叫時年

五十五歲後人有詩嘆曰

安喜曾聞鞭督郵黃巾掃盡佐炎劉虎牢關上聲先震長坂橋邊水逆流

義釋嚴顏安蜀境智欺張郃定中州伐吳未克身先死秋草長遺閬地愁

却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日軍中聞知起兵追之不及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荊州來見先主先主用爲牙門將使佐張飛守閬中

吳班事補前文所未及○
班古本作吳班今從之

當下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令長子

張苞具棺槨盛貯令弟張紹守閬中苞自來報先主時先主已擇期出師大小官員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孔明回至城都怏怏不樂顧謂衆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

孔明勸取西川昭烈不聽法正勸之而即聽然則法正必有所以制之之法也

却說先主是夜心驚肉顫寢

臥不安出帳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

關公之死先主感夢翼德之死先主見星前後相對

先

主大疑連夜令人來問孔明孔明回奏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驚報先

主因此按兵不動忽侍臣奏曰閬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資表至先主頓足

曰噫三弟休矣

結義之始先遇翼德次遇關公臨終之時先喪關公次喪翼德參差不同

及至覽表果然張飛凶信先主放聲

大哭昏絕於地衆官救醒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

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下馬伏地而哭乃張苞也

張飛挂孝是一重孝
張苞挂孝是兩重孝

苞曰范

疆張達殺了臣父將首級投吳去了先主哀痛至甚飲食不進羣臣苦諫曰陛

下方欲爲二弟報讐何可先自摧殘龍體先主方纔進膳遂謂張苞曰卿與吳

班敢引本部軍作先鋒爲卿父報讐否苞曰爲國爲父萬死不辭

不但爲父又爲伯父

先主

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彪軍蜂擁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引一小將
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興也此是制中期服與張苞亦是兩重孝先主見了關興

想起關公又放聲大哭眾官苦勸先主曰朕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

今朕為天子正欲與二弟共享富貴不幸俱死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腸張飛

曾見先主為天子關公尚不會見先主為天子一則乍見而死一則未見而死俱為可痛言訖又哭眾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

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年過六旬不宜過於哀痛先主曰二弟俱亡朕安忍獨生

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先主從來善哭何況此時哭上加哭宜其哭个不住多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將何解

勸馬良曰主上親統大兵伐吳終日號泣於軍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

之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能知人之生死吉凶乃

當世之神仙也百忙中忽敍出一個仙人與魏之左慈吳之子吉遙相映射何不奏知天子召此老來問他吉凶勝如

吾等之言遂入奏先主先主從之即遣陳震齎詔往青城山宣召震星夜到了

青城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遙望仙莊清雲隱隱瑞氣非凡與臥龍崗彷彿相似忽見一小

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與水鏡童子彷彿相似震大驚曰仙童如何知我姓字童子

曰吾師昨夜有言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使者必是陳孝起震曰真神仙也人

言信不誣矣遂與小童同入仙莊拜見李意宣天子詔命李意推老不行震曰

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幸勿吝鶴駕再三敦請李意方行與隆中三詔彷彿相似既至御營

入見先主先主見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李意形狀在先主眼

中寫出寫李意三百歲人另是一樣光景知是異人優禮相待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識辱陛下

宣召不知有何見諭先主曰朕與關張二弟結生死之交三十餘年矣今二

弟被害親統大軍報讎未知休咎如何久聞仙翁通曉玄機望乞賜教何不于關公未死之

前問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畫兵馬器

械四十餘張畫畢便一一扯碎此應後文連營四十皆被燒沒也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傍邊一

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此應後文白帝孤之兆遂稽首而去先主不悅謂羣臣曰此狂

叟也不足為信即以火焚之此後文火焚之兆便催軍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

小臣乞為先鋒先主壯其志即取先鋒印賜張苞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將奮

然出曰留下印與我視之乃關興也二人爭印與許褚徐晃爭袍遙相夾射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

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學習武藝箭無虛發先主曰朕正要觀賢姪武

藝以定優劣苞令軍士於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畫一紅心旗上畫紅心是權時從吉苞拈

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寫張苞衆皆稱善傍寫衆人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

足為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雁過興指曰吾射這飛雁第三隻一箭射去那

隻雁應弦而落。寫關興○雁行可比兄弟不獨失却第三先失却第二矣文武官僚齊聲喝采。又為衆人苞大怒飛身上馬

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大叫曰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家傳大

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能使刀。曹操銅雀臺前是一紅一綠相爭此處却是兩白相爭又自不同二將方

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興苞二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作者

欲寫二小將英雄故借爭印稍加點染今既顯過本事便當如此收科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

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當同心協力共報父讎奈何自相爭競失其大

義父喪未遠而猶如此况日後乎。近日之喪中計利兄弟相爭者當愧死矣二人再拜伏罪先主問曰卿

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即命興拜苞為兄二人就帳前折箭為

誓永相救護。桃園之後又是先主下詔使吳班為先鋒令張苞關興護駕水陸並進

船騎雙行浩浩蕩蕩殺奔吳國來。以上按下先主以下再敘東吳却說范疆張達將張飛首級投獻

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謂百官曰今劉立德即了帝位統精兵

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急如之奈何百官盡皆失色面面相覷。南人無用為之一笑諸

葛瑾出口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無可報効願舍殘生去見蜀主以利害說之使

兩國相和共討曹丕之罪。諸葛瑾所見到底與魯肅相似權大喜即遣諸葛瑾為使來說先主罷兵

正是

兩國相爭通使命一言解難賴行人 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魏王受九錫吳侯亦受九錫君子於魏之受譏曹操之不臣於吳之受笑孫權之不君何也寧爲雞口無爲牛後韓侯之所以自奮也江東之地豈其小於韓邦哉且降魏而有益於吳則亦已耳無益於吳而徒受屈膝之恥良足嘆矣

操之九錫操自加之者也權之九錫非孫權自加之而待魏加之者也自加之與待人加則有間矣操之九錫天子所不敢不與者也權之九錫魏欲加之而權所不敢不受者也是人所不敢不與與己所不敢不受則又有間矣且受漢之九錫則足榮受魏之九錫則足恥爲篡漢而受漢之九錫則爲強降魏而受魏之九錫則爲弱吾甚爲孫權惜之

孫權前後如二人前之拔劍砍案何其壯也後之俯首稱臣何其憊也所以然者失在爭荊州而開隙於劉耳其始也結劉爲援則以周郎五萬人足以西向而遏曹操百萬之師其旣也與劉爲讎則以江東八十一州乃至北面

而受曹丕孺子之命。君子於此嘆與國之不可絕而輔車相依之勢爲不可離云。

趙咨之對曹丕有二語爲最妙。其以獲于禁而不害爲仁。所以暴彼之短。其以屈於陛下爲略。所以抑彼之驕。夫七軍覆龐德死。非魏之見辱於關公者乎。使非東吳。則于禁不得生還矣。是言蜀之凌魏而吳之大有造於魏也。至於稽首稱臣。不曰是誠服。不曰是有禮。不曰是識時務。而乃曰略者。明言降魏非其本心。不過一時權宜之計。而吳終不爲魏下也。詞令之妙。至於如此。真不愧行人之選哉。

爲國者之學。不比書生尋章摘句。旨哉斯言乎。石勒未嘗識字。聞酈生勸立六國後。以爲此法當失。及聞張良止之。乃曰。賴有此耳。是真能讀漢書者也。宋理宗好探究理學。而史彌遠以小人見用。真德秀魏了翁以君子見斥。則雖終日讀性理。却是不曾讀得。孫策不疑太史慈。孫權不疑諸葛瑾。其事同乎。曰不同。策當兵勢方盛之時。其信慈爲易。權當國勢可憂之日。其信瑾爲難也。龐德不以兄之在蜀而背魏。諸葛瑾不以弟之在蜀而背吳。其事同乎。曰不同。德事馬超而不終。則德

之義爲非義。瑾事孫權而無貳，則瑾之忠乃真忠也。且瑾在昔日，以瑾之不往，信亮之不留，權在今日，卽以其信亮之不留者，信瑾之不往，君臣之相信，殆於兄弟之相信，決之耳。

還我汶陽歸我叛人，此魯之所以與齊盟也。而還荊州不許，還降將不許，則先主之於吳，母乃已甚乎。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此秦之所以歸晉侯也。而送還孫夫人，亦不許，則先主之於吳，又母乃太甚乎。然此讎自此而遂解，兵自此而遂回，則不成其爲劉立德矣。今人稱結義必稱桃園，立德之爲立德，索性做兄弟朋友，中立極之一人，可以愧後世之朋友。寒盟兄弟解體者。

却說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駕屯白帝城。

白帝城三字先於此處一逗

前隊軍馬

已至川口，近臣奏曰：吳使諸葛瑾至。先主傳旨教休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爲相，必有事而來。陛下何故絕之？當召入看他言語，可從則從，如不可則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

不似前番待魯肅之禮

先主問曰：子瑜遠來，有何事故？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故不避斧鉞，特來奏荊州之事。

先將孔明說起要他看軍師之面納其所言

前者關公在荊州時，吳侯數次求親，關公不允。

此二句隱然責備關

公反推在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襲荊州又推在曹吳侯本不肯許

因呂蒙與關公不睦故擅自興兵誤成大事今吳侯悔之不及此乃呂蒙之罪

非吳侯之過也又推在呂蒙身上今呂蒙已死冤讐已息孫夫人一向思歸關公死矣曹操死矣呂蒙死矣俱在三個

死人身上却請出一個活夫人來又要他看夫人之面納其所言今吳侯令臣為使願送歸夫人縛還降將并將荊州仍

舊交還又恐一夫人不足以動之又說還荊州還降將以陪之降將本是漢將曰還是矣若荆永結盟好共

滅曹不以正篡逆之罪末句歸重伐魏前是動之以情此則動之以義先主怒曰汝東吳害了朕弟今日敢以

巧言來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

帝已被曹丕篡奪不思剷除却為異姓之親而屈萬乘之尊是捨大義而就小

義也先論義之大小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創業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荊州是

棄重而取輕也次論利之重輕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陛下置魏不

問反欲伐吳竊為陛下不取前還在兩家情分上說此又單就先主上說前所言是私後所言是公先主大怒曰殺吾弟之

讐不共戴天欲朕罷兵除死方休早為後文識兆不看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日且放汝回

去說與孫權洗頸就戮諸葛瑾見先主不聽只得自回江南却說張昭見孫權

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故假以請使為辭欲背吳入蜀此去必不回矣有此一段議論

愈攬孫權知人之明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負子瑜子瑜亦不負孤昔子瑜

在柴桑時孔明來吳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立德義無二心弟之不

留猶瑾之不往補四十四回其言足貫神明今日豈肯降蜀乎孤與子瑜可謂神

交非外言所得聞也朋友不相信而君臣之相信如此為朋友者可以愧矣正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

何張昭滿面羞慚而退真正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權大驚曰若如

此則江南危矣階下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

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為使往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

襲漢中則蜀兵自危矣先主不肯與吳共伐權曰此計雖善但卿此去休失了東吳

氣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權大喜即寫

表稱臣恐孫權此時亦難見江南人物令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賈詡等併大小官僚

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曹丕笑曰此欲退蜀兵故

也有急來求早已請着即令召入咨拜伏於丹墀丕覽表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如主也咨

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自誇其君丕笑曰卿褒獎母乃大甚咨曰臣非過譽也吳

侯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帶言魯肅呂蒙自誇其君又自誇其臣獲于禁

而不害是其仁也是以己之長形彼之短為人所獲難乎為臣臣為人獲難乎為君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江

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略者權謀之謂也即將眼前事解略字甚妙以此論之豈不為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一 第八十二回 同文 書局藏板

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乎。丕又問曰：吳主頗知學乎？咨曰：吳侯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少有餘閒，博覽書傳，歷觀史籍，採其大旨，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王之學與書生不同，若尋章摘句，即霸王亦不為也。丕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

小國有禦備之策。不失東吳氣象。丕曰：吳畏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畏之有？不失

東吳氣象丕曰：東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

量，不可勝數。前表魯肅呂蒙是借君誇臣，此却單就臣說。丕嘆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當之矣。於是

即降詔，命太常卿邢貞齋册封孫權為吳王，加九錫。與前曹操如九錫相反而相對。趙咨謝恩出城。

大夫劉曄諫曰：今孫權懼蜀兵之勢，故來請降，以臣愚見，吳蜀交兵，乃天亡之

也。今若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

日。吳亡則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圖之？劉曄勸滅吳非所以助蜀正所以圖蜀可見二國之不宜相惡也。丕曰：孫權既以禮

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納之為是。劉曄又曰：孫權雖有雄

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官輕則勢微，尚有畏中原之心。若加以王位，

則去陛下下一階耳。今陛下信其詐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與虎添翼也。此則書生之見

耳魏即不封吳吳豈不能自王哉魏之帝可借吳之王何不可繼丕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助蜀，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

國，止存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哉？劉曄是踏沉船曹不是看冷鋪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命太常卿

邢貞同趙咨捧執册錫逕至東吳却說孫權聚集百官商議禦蜀兵之策忽報

魏帝封主公為王禮當遠接顧雍諫曰主公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

受魏帝封爵蓋以自稱則雖伯猶榮受封則雖王亦辱耳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之封蓋因時也何故却之

亦解遂率百官出城迎接孫權邢貞自恃上國天使入門不下車張昭大怒厲聲

曰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耶與秦宓之叱簡雍彷彿相似○子布

此時頗邢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趙咨足以服魏君張昭足以服魏臣並車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哭

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為主併魏吞蜀乃令主公受人封爵不亦辱乎衆視之

乃徐盛也趙咨之後有張昭不謂張昭之後又有徐盛邢貞聞之嘆曰江東將相如此終非久在人下者也

却說孫權受了封爵衆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遣人賚進

謝恩孫權醜極早有細作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及蠻國沙摩柯番兵數萬又有洞

溪漢將杜路劉寧二枝兵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

秭歸時孫權雖登王位奈魏王不肯接應王位九錫豈足以彈壓蜀兵乎一笑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

當復如何衆皆默然權嘆曰周郎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今呂蒙已亡

無人與孤分憂也此是激將之語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臣雖

年幼頗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權視之乃孫桓也桓字叔武其父名

河本姓俞氏與劉封本姓寇正復相似孫策愛之賜姓孫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居

其長弓馬熟嫻常從吳王征討屢立奇功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百忙中補敘孫桓來

歷權曰汝有何策勝之桓曰臣有大將二員一名李異一名謝旌俱有萬夫不

當之勇乞數萬之衆往擒劉備不過恃二勇夫便不是良策權曰姪雖英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

相助方可虎威將軍朱然出口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權許之遂點水陸軍

五萬封孫桓為左都督朱然為右都督與前遣周郎程普為左右遙相對照即日起兵哨馬探得蜀兵

已至宜都下寨孫桓引二萬五千馬軍屯於宜都界口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

兵却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直

到宜都探知孫桓在彼下寨飛奏先主時先主已到秭歸聞奏怒曰量此小兒

安敢與朕抗耶少年有可輕有不可輕此處以少年輕孫桓則可後文以少年輕陸遜則不可關興奏曰既孫權令此子為將不勞

陛下遣大將臣願往擒之以少年敵少年先主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即命關興前往與拜

辭欲行張苞出口曰既關興前去討賊臣願同行以兩少年敵一少年先主曰姪同去甚妙

但須謹慎不可造次二人拜辭先主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孫桓聽知

蜀兵大至合寨多起兩陣對圓孫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

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主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

着大砍刀

再就吳將眼中寫出二小將聲勢

苞大罵曰孫桓豎子死在臨時尚敢抗拒天兵乎桓亦

罵曰汝父已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好生不智張苞大怒挺槍直取孫桓

此處獨寫張苞出頭未寫關興

桓背後謝旌驟馬來迎兩將戰有三十餘合旌敗走苞乘勝趕來李

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輪蘸金斧接戰張苞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寫張苞連戰二

將又未寫關興

吳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英雄李異不能勝却放一冷箭正射中張苞所

騎之馬那馬負痛奔回本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將張苞掀在地上李異急

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

故作驚人之筆

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地讀至此疑有神

助及閱下文方知是人不是鬼

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正待接應忽見張苞馬倒李異趕來興大喝

一聲劈李異於馬下

此處關興突然而出却先見斬將後見其人筆法奇甚

救了張苞乘勢掩殺孫桓大敗各自

鳴金收軍次日孫桓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關興立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

鋒

此寫關興

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氣力不加大敗回陣二小將追

殺入營吳班引着張南馮習掩殺張苞奮助當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被苞一

矛刺死

此寫張苞

吳軍四散奔走蜀將得勝收兵只不見了關興忽然突出又忽然不見寫得關興奇妙張苞

大驚曰安國有失吾不獨生言訖綽槍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

手活挾一將

此又寫關興

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答曰我在亂軍中正遇讐人故生擒

來苞視之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瀝血祭了死馬了做

豪傑的馬即死也不枉死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孫桓折了李異謝旌譚雄等許多將士

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即差人回吳求救蜀將張南馮習謂吳班曰目今吳兵勢

敗正好乘虛切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見今結營江上未

曾損折朱然一軍不見所殺在吳班口中補叙出來今日若去切寨倘水軍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曰

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軍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來救左右兩軍

齊出來攻必然取勝南亦能軍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却將切寨事告與朱

然然見火起必來救應却令伏兵擊之則大事濟矣前寫過與苞此又寫吳班三將馮習等大喜遂

依計而行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個小卒上

船投降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

密然曰所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切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為號朱

然聽畢即使人報知孫桓報事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假報了朱然真報偏不許報孫桓朱然一

面商議欲引兵去救應孫桓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竦虞水陸

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是朱然替死鬼然從之遂令崔禹

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

兵大亂尋路奔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

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

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關興殺一人張苞亦殺一人擒一人二人功勳正是相對○關興擒譚雄用虛寫張苞擒崔禹用實寫又自不同甚妙朱

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此寫吳兵水路孫桓引敗軍逃走問部將曰

前去何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

而走此寫吳兵陸路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

來先主大喜就將崔禹斬却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胆寒却

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彝陵朱

然大敗於江中蜀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多物故然尚有十餘

人何慮於劉備可命韓當為正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甘甯

為救應起兵十萬拒之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甘甯已患痢疾帶病從

征為後文死于江邊伏線却說先主從巫峽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

寨見興苞屢立大功嘆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

朕何慮孫權乎重少輕老則失之黃忠重老輕少則失之陸遜正言間忽報當泰領兵來到先主方欲遣將迎

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

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

先主之信漢升與孫權之信子瑜前後恰好相對

卽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令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正是

老臣素矢忠君志，年少能成報國功。未知黃忠此去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才子子書卷四十二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三回

戰獠亭先主得讐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關公顯聖不一而足。前文既追呂蒙。此卷又擒潘璋。或疑爲演義裝點。未必其事之果然而不知無庸疑也。卽公之不沒於今日。可以信其不沒於當年。以爲有關公何處是關公。以爲無關公何處非關公。豈必拜像瞻圖。見赤面長髯者而後謂之關公哉。是氣所磅礴。凜列萬古。存殆無日。不有一關公在。天地無日。不有一關公在人心耳。

潘璋之死。妙在關公顯聖。糜芳傅士仁馬忠之死。又妙在不必關公顯聖。若必待關公顯聖而後獲之。則不勝其顯聖矣。且孫權陸遜亦當顯聖以殺之。連營七百里之失。亦當顯聖以告之。而全蜀之師。可不動先主之兵。可不敗魚腹之八陣圖。可不設矣。三國志本以紀人事。豈盡如西遊記仗孫行者之神通。賴南海觀音之相救乎。雖然糜芳之欲降馬忠之被刺。關公之靈實式憑焉。則亦謂之關公顯聖可也。不甯惟是。卽孫權之縛送范疆張達。安知非翼德之靈實使其然。則亦謂之翼德顯聖可也。

觀先主之伐孫權。而知其必不赦糜芳也。不以孫夫人之尙在。而寬孫權。豈

肯以麋夫人之既死而赦麋芳乎。又觀先主之殺麋芳而知其必不釋東吳也。不以殉難而亡之麋夫人而赦其弟。豈肯以不告而歸之孫夫人而恕其兄乎。凡人妻子之情每足奪其兄弟之情。而愛兄弟之情每不如其愛妻子之情。觀於先主亦可以風矣。

書生而有將之才。不得以書生日之。亦惟書生而有將之才。則正以其書生而取之。却毅悅禮樂而敦詩書。晉之名將一書生也。張巡讀書過目不忘。唐之名將一書生也。岳飛雅歌投壺。孟珙掃地焚香。宋之名將一書生也。每怪今人以書生相詬詈。見其人之文而無用者。輒笑之爲書生氣。試觀陸遜之爲書生。奈何輕量書生哉。

從來未有不忍辱而能負重者。韓信非爲胯下之夫。則不能成興漢之烈。張良非進圯橋之履。則不能成報韓之功。又未有不忍辱而能負重者。子胥惟懷破楚之略。故能乞食於丹陽。范蠡惟懷沼吳之謀。故甘受屈於石室。古今大有爲之人。一生力量只在負重二字。一生學問只在忍辱二字。熟讀一卷老子。便當得一卷陰符經。

愛老而不愛少者。不可以用才。愛少而不愛老者。亦不可以用才。孔明之用

黃忠非以其老而用之也。直以爲是請纓之終軍，破浪之宗慤，三表五餌之賈誼而用之也。闕澤之薦陸遜，非以其少而薦之也。直以是爲皓首之子牙，白髮之充國，耆英之文彥，博而薦之也。總之人而才則老亦可少，亦可人而不才則老亦不可少，亦不可。但當論其才與不才，不當論其少與不少云。

周郎之戰赤壁，龐統與有力焉。呂蒙之襲荊州，陸遜亦與有力焉。乃魯肅薦統而孫權不聽，闕澤薦遜而孫權聽之。豈信魯肅不如其信闕澤哉？亦前後之勢有不同耳。一當赤壁大勝之後，故氣驕而言難入；一當猗亭新敗之日，故心小而謀易從也。

却說章武二年春正月

正月敘起
時序分明

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言老

將無用，卽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逕到彝陵營中。

此老倔
強猶昔

吳班與張南、馮習接

入，問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勤勞，今雖七

旬有餘，尙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未足爲老。昨日主上言吾

等老邁無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

黃忠不服老，陸遜不服少，正與後文相對。

正言間，

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縱馬而去。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

搦先鋒潘璋交戰。意在得仇人璋引步將史蹟出馬蹟欺忠年老挺槍出馬鬪不三合

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為前孫權賜刀照應來戰黃忠

交馬數合不分勝負。忠奮力戀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殺全勝而

回。第一日黃忠不老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請回

營。忠不聽。次日潘璋又來搦戰。黃忠奮然上馬興苞二人要助戰。忠不從。吳班

要助戰。忠亦不從。警之善奕棋者有人從旁幫之雖贏不喜只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

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賊將休走吾今為關公報讐。第二日黃忠又不老追至三十餘里

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

在垓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一箭射中黃忠肩窩

險些兒落馬。中箭而偏不能落馬亦是他不老處吳兵見忠中箭一齊來攻。讀者至此為黃忠着急忽後面喊聲大起

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關興張苞也。來得突兀二小將保送黃忠逕

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

令老將軍中傷是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

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不以江東為重而以中原為重與趙雲一樣見識言訖不省人事是夜

殞於御營後人有詩嘆曰

老將說黃忠 收川立大功 重披金鎖甲 雙挽鐵胎弓

膽氣驚河北 威名鎮蜀中 臨亡頭似雪 猶自顯英雄

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敕具棺槨葬於成都先主嘆曰五虎大將已亡三

人朕尚不能復讐深可痛哉又因黃忠并念關張畢竟黃忠是客關張是主乃引御林軍直至獠亭大會諸將

分軍八路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時章武二

年二月中旬也自正月序至二月時序分明正為下文夏月燒營伏線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迎孫權

屢次自臨陣前獨至此時不敢出面可謂怯矣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

銷金傘蓋左右白旄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自為帝之後須此一番縉染與受魏九錫者不同當大叫曰陛

下今為蜀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

足誓不與立於天地之間當回顧衆將曰誰敢衝突蜀兵部將夏恂挺槍出馬

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恂恂見苞聲若巨雷心

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

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中夏恂倒撞下馬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

興一刀斬了此處雙寫二將二小將便取韓當周泰韓周二人慌退入陣先主視之嘆曰

虎父無犬子也先主處處念著兄弟又與關公虎女犬子語遙遙相應用御鞭一指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

敗那八路兵勢如泉湧殺得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甯正在船中

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正遇一彪蠻兵人皆披髮跣足皆使弓弩長槍

搪牌刀斧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噀血碧眼突出使一箇鐵蒺藜骨

朶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寫得番王可畏早為南蠻孟獲伏筆甘甯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

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顱甯帶箭而走甘甯病中中箭猶能帶箭而走黃忠雖老不老甘甯雖病不病兩人雖死不死矣到得富池口

坐於大樹之下而死樹上羣鴉數百圍繞其屍吳王聞之哀痛不已具禮厚葬

立廟祭祀至今富池口有甘興廟往來客商祭祀有神鴉送客一程後人有詩嘆曰

吳郡甘興霸 長江錦漫舟 酬君重知己 報友化仇讎
劫寨將輕騎 驅兵飲巨甌 神鴉能顯聖 香火永千秋

却說先主乘勢追殺遂得獠亭吳兵四散逃走先主收兵只見關興第二次又

寫得他出沒不測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原來關興殺入吳陣正遇讎人潘璋驟馬

追之璋大驚奔入山谷內不知所往與尋思只在山裏往來尋覓不見看看天

晚迷蹤失路幸得星月有光正與二月中旬旬相應用筆開警追至山僻之間時已二更到一莊上下

馬叩門一老者出問何人興曰吾是戰將迷路到此求一飯充飢老人引入興

見堂內點著明燭中堂繪畫關公神像當年便已如此何況今日乎興大哭而拜老人問曰將軍

何故哭拜興曰此吾父也老人聞言即便下拜興曰何故供養吾父老人答曰此間皆是尊神地方在生之日家家奉侍何況今日為神乎近來造生祠者生則祠之歿則已焉與關公大不同

矣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讐今將軍到此百姓有福矣遂置酒食待之卸鞍喂

馬三更已後忽門外有一人擊戶老人出而問之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狹路相逢天道

之巧往往如此可不畏哉恰入草堂關興見了按劍大喝曰反賊休走璋回身便出忽門外一

人面如重棗丹鳳眼臥蠶眉飄三縷美髯綠袍金鎧按劍而入潘璋門外所見與老人堂中所供有兩關公乎

曰是一不是二璋見是關公顯聖大叫一聲神魂驚散欲待轉身早被關興手起劍落斬

於地上取心瀝血就關公神像前祭祀非關興殺之而關公殺之也興得了父親約青龍偃月刀

大刀亦有刀環矣却將潘璋首級擡於馬項之下辭了老人就騎了潘璋的馬望本營而

來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燒化甚細且說關興行無數里忽聽得人喊馬嘶一

彪軍來到為首一將乃潘璋部將馬忠也恰好又遇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將首

級擡於馬項之下青龍刀又被興得了勃然大怒縱馬來取關興興見馬忠是

害父讐人氣沖牛斗舉青龍刀望忠便砍忠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一聲喊起

將關興圍在垓心興力孤勢危讀者至此又必謂關公此時顯聖殺馬忠矣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乃是

張苞馬忠見救兵到來慌忙引軍自退關興張苞一同趕來趕不數里前面

芳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兩軍相合混戰一場苞興二人兵少慌忙撤退此時馬忠即死

襄芳傅士仁一併就擒豈不甚快然事如此便不曲文如此便不奇回至猯亭來見先主獻下首級具言此事先主驚異賞

犒二軍却說馬忠回見韓當周泰收聚敗軍各分頭把守軍士中傷者不計其

數馬忠帶傅士仁襲芳於江渚屯筍當夜三更軍士皆哭聲不止既寫老人又寫衆軍想見關公舊德

不襲芳暗聽之有一夥軍言曰我等皆是荊州之兵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

命今劉皇叔御駕親征東吳早晚休矣所恨者襲芳傅士仁也我等何不殺此

二賊去蜀營投降功勞不小又一夥軍言曰不要性急等箇空兒便就下手聽得

歷歷分明聲聲仔細與蔣幹意襲芳聽畢大驚遂與傅士仁商議曰軍心變動我二人性

命難保今蜀主所恨者馬忠耳何不殺了他將首級去獻蜀主此時不消關公顯聖却假手于襲芳乃見天道

之告稱我等不得已而降吳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

禍芳曰蜀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但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

加害有此數語愈見下文先主之篤于兄弟也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三更時分入帳刺殺馬忠將首

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猯亭而來襲傅之殺馬忠與范張之刺張飛相類而相反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

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

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稱是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今聞聖駕前

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糜芳之重投先主與劉封之不降曹操又相類而相反先主

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箇如何不來請罪今日勢危故來巧言欲全

性命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更不思九泉之下有糜夫人言訖令關興在御營

中設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一个死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

剝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割之以祭關公兩個活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前曰

二伯父讎人皆已誅戮臣父冤讐何日可報接笋其緊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

江南殺盡吳狗務擒賊與汝親自醢之以祭汝父范疆張達在吳而先主伐吳不獨

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振江南之人盡皆胆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

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帝殺了孫權心怯遂

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數

人皆亡獨有范疆張達二人見在東吳何不擒此二人并張飛首級遣使送還

交與荊州送歸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則蜀兵自退矣

諸葛瑾已曾與步騭為此語却是翼德有靈權從其言遂具沉香木匣盛貯飛首綁縛范疆張達囚於檻車之內

馬忠是送死的范疆張達是先主言之矣送活的一是私送一是公送令程秉為使賚國書望猗亭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

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達二賊至先主兩手加額

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即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

中面不改色與曹操在木匣中見關公正是相對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刀將范疆張達萬剛凌遲祭

父之靈亦是一付活三牲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譬人盡戮其恨可雪

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伏候聖旨先主

怒曰朕切齒讎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今先滅吳

次滅魏不肯得風便轉却是不識時務便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回奏

吳主曰蜀不從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代魏衆臣苦諫不聽如之奈何權大

驚舉止失措闕澤出班奏曰見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只因先主不見機就引出只個人來權急問

何人澤曰昔日東吳大事全任周郎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今

子明雖喪見有陸伯言在荊州此人名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略儒生誠不可小覷以臣論

之不在周郎之下以今論之當在周郎之上前破關公其謀皆出於伯言補照七十五回中事主上若能利用之

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張昭曰陸遜

乃一書生耳非劉備敵手恐不可用張昭不知諸葛瑾安能知陸遜顧雍亦曰陸遜年幼望輕恐諸

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大事昭以書生輕之雍亦以年幼輕之步騭亦曰遜才堪治郡耳若

託以大事非其宜也雍嫌其望輕臨又嫌其才短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闕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

休矣。臣願以全家保之。前止以上身保此又以全家保如此薦人得着力權曰：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

意已決，卿等勿言。前不聽魯肅而用龐統今獨聽於是命召陸遜。遜本名陸議，後改名遜。

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

面如美玉，官領鎮西將軍。白忙中補敘當下奉召而至，參拜畢，權曰：今蜀兵臨境，

孤特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無才，

安能制之？陸遜故意作難便有權曰：闕德潤以全家保卿，孤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為

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何如？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

者先斬後奏。與前賜劍遜曰：荷蒙重託，敢不拜命。但乞大王於來日會聚眾官，然

後賜臣。意在壓服眾人故闕澤曰：古之命將必築臺會眾，賜白旄黃鉞，印綬兵符，然

後威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眾人自

無不服矣。如蕭何薦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完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

都督，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荊楚

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閩以內孤主之，閩以外將軍制之。比周郎為都督遜領命下

壇，令徐盛丁奉為護衛，即日出師。一面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文書到，獠亭韓

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韓當周泰乃孫堅舊將周郎尙是後輩况陸遜乎

以今世俗論之當寫眷晚生名帖矣安得不驚

比及遜至衆皆不服韓信拜大將而一軍皆驚今衆人之輕陸遜彷彿似之遜升帳議事衆人勉強參賀遜曰主

上命吾爲大將督軍破蜀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

衆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桓乃主上之姪見困於彝陵城中內無糧

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桓以安主上之心遜曰吾素知孫安東

深得軍心必能堅守又在陸遜口中帶表孫桓不必救之待我破蜀後彼自出矣早已算定衆皆暗笑

而退韓當謂周泰曰命此孺子爲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言

試之並無一計安能破蜀也前不服周郎只是程普一人今不服陸遜却是韓周二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

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衆皆笑其懦不肯堅守次日陸遜升帳喚諸將

曰吾欽承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令何也

此時陸遜將將亦大難事韓當曰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其餘諸將或從討逆將

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爲大都督令退蜀

兵早宜定計調撥軍馬分頭征進以圖大事乃只令堅守勿戰豈欲待天自殺

賊耶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墮其銳氣韓當以言觸陸遜與黃蓋以言觸周郎一假一真前後相映於是帳

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畢掣劍

在手厲聲曰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上託以重任者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

負重故也

忍辱負重四字從來成大事人無不由此

汝等各宜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

斬此所謂始如處女敵人閉戶者也

衆皆憤憤而退却說先主自猊亭布列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

百里前後四十營寨晝則旌旗蔽日夜則火光耀天

與曹操赤壁一樣聲勢○此處火光二字與後文火光相映射

忽細

作報說東吳用陸遜爲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

陸遜何如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襲荊州

皆係此人之詭計

又在馬良口中照應七十五回中事

先主大怒曰豎子詭謀損朕二弟今當擒之便

傳令進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

馬良與關澤之見相同

先主曰朕用兵

老矣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

先主與張昭周泰等之見相似

遂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韓

當見先主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

馬於山上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韓當接著陸遜並

馬而觀當指曰軍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

寫韓當之猛視彼驅之戰而不戰者又復天淵矣

遜曰劉備舉兵東

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今只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但宜獎勵將士

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於平原曠野之間正自得志我堅守不出

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吾當以奇計勝之

爲後文伏筆

韓當口雖應諾心

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親自遍歷

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

的是忍辱負重之人

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曰陸

遜深有謀略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

察之

馬良之智亦不輸于陸遜

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

奏曰即今天氣炎熱軍屯於赤火之中

誰知避赤火又遇赤火耶日之火易耐火之火難當

取水深為不便先主

遂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奉

旨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吾軍若動倘吳兵驟至如之奈何

不言移營之不可而但言移營之難猶是第二義

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平地屯住朕親選八

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乘勢來擊却令吳班詐敗遜若追

來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小子可擒矣

若不遇陸遜則此計未嘗不妙

文武皆賀曰陛下神機妙算

諸臣不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

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

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蔽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

四址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

只怕來不及了

馬良領命而

去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二人聽得此

事大喜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就水歇

涼都督可乘虛擊之正是

蜀主有謀能設伏吳兵好勇定遭擒 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且看下回分

解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前有火攻破魏之周郎後復有火攻破蜀之陸遜同一火也而陸遜之事難於周郎周郎受命於吳師方銳之時陸遜受命於吳師屢挫之後一難也周郎則有同心拒敵之劉備陸遜則有乘間窺我之曹丕二難也周郎則孔明助之龐統助之黃蓋鬪澤甘甯又助之陸遜則張昭疑之顧雍步騭疑之韓當周泰又疑之三難也故曰陸遜之事難於周郎也然言其易則亦有較前而獨易者瑜之火在冬月遜之火在夏天冬月風逆必待借風而後燒夏天風順不必待借風而後燒則燒之易瑜之火在水上遜之火在林間水寨隔絕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旱路通達不必使人詐降而後可燒則燒之易又曹操之船不自連鎖立德之營先自連屬不自連者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先自連者不必使人賺之使連而後可燒則燒之易有此三易以濟其三難故遜之成功與周郎等爾

兵有挫敵人之銳者將有大戰先有小戰以挫之將有大戰而勝先有小戰而勝以挫之是也此法周郎用焉兵有驕敵人之志者將有大出先有不出以驕之將有大出而勝先有小出而不勝以驕之是也此法陸遜用焉當敵人初來之時宜避其銳而反挫其銳則周郎用法之奇當敵人屢勝之後宜破其驕而反益其驕則陸遜用法之變

關公之失只因不聽孔明東和孫權一語耳先主之敗與關公豈有異哉不但此也諸葛瑾兩次說關公一次說立德亦只此一語之意也可見子瑜之才雖不及孔明而其識見大略相同真不愧兄難弟

曹操赤壁之兵驕兵也先主猱亭之兵憤兵也驕必敗憤亦必敗况以陸遜爲年少書生而心輕之則憤而益之以驕矣制勝之道在小其心而平其氣善乎先師之言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小其心故能懼平其氣故能謀

符堅之敗也王猛已亡先主之敗也孔明自在似孔明之智不如王猛矣然八公山之草本初非謝安能使之爲兵魚腹浦之石塊實係孔明能布之作陣是孔明之才高於謝安矣况在入川時已逆知白帝城之奔而預設陣圖以待陸遜又逆知遜之數不當絕而特令丈人黃老做箇人情其神機妙算

至於如此諸葛公真神仙中人豈後世智謀之士所能及哉
吳之勝蜀孔明知之而曹丕亦先知之魏之襲吳陸遜知之而孔明亦先知
之斯已奇矣陸遜又知孔明之必知吳之勝孔明又知陸遜之必知魏之襲
料人料事彼此奇中至於如此真非他書所有

一部書中前後兩篇大文特特相犯而更無一筆相犯如周郎陸遜之兩番
用火是矣然周郎止做得半篇孔明接了後半篇則華容道乃文之正接者
也陸遜亦只做得半篇亦有孔明接了後半篇則魚腹浦乃文之反接者也
操不能設伏以待追兵却是孔明設伏以待敗兵陸遜不能設伏以待敗兵
却是孔明設伏以待追兵曹操從江邊有烟火處逃來又向路傍有烟火處
走去以前之烟火爲真而誤以後之烟火爲假陸遜向山中有殺氣處隄防
不向水邊有殺氣處躲避以前之殺氣爲實而誤以後之殺氣爲虛華容道
勝周郎十二隊之雄師却只是五百兵捧著一將魚腹浦勝先主七百里之
勁卒却到底十萬兵不見一人種種變化真天地有數文字

却說韓當周泰探知先主移營就涼急來報知陸遜遜大喜韓當周泰喜而欲出陸遜喜而不出另有喜處遂
引兵自來觀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滿萬餘人大半皆是老弱之衆大書先鋒

吳班旗號吳班軍在陸遜眼中看出的周泰曰吾視此等兵如兒戲耳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

如其不勝甘受軍令陸遜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此處

望山中殺氣與後文望水邊殺氣正相映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出

棋高一着先被猜破衆將聽了皆以為懦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辱罵不絕

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與馬超之誘曹仁前後相似徐盛丁奉入帳稟陸遜曰蜀兵

欺我太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公等但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兵法此彼誘

敵之計也三日後必見其詐矣徐盛曰三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

吾正欲令彼移營也此處尙不說明緣故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見

吳班兵已退去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未畢只見蜀兵皆

全裝貫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此時方信陸遜之言盡皆胆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

者正為此也此句已驗衆人信之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必破蜀矣此句未驗衆所未信諸將皆曰破蜀

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果然

信其前語未信其後語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備乃世之梟雄更多智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

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至此方纔說明諸將方纔嘆服後人有

詩讚曰

虎帳談兵按六韜安排香餌釣鯨鯨三分自是多英俊又顯江南陸遜高

却說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遂脩箋遣使奏聞孫權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權

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皆上書言其懦孤獨不信諸將上書又在

孫權口中補今觀其言果非懦也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於猗亭盡驅

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筓水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下進則易退

則難黃權不諫移營但諫深入亦是第二着臣願為前驅陛下宜在後陣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胆

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礙乎眾官苦諫先主從之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

兵以防魏寇為黃權投魏張本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圖進取細作探知

連夜報知魏主百忙中却放下吳蜀兩邊忽殺北魏一邊筆法又周緻又飄忽言蜀伐吳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

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

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旁觀者明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立德不曉兵法

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立

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曹不可謂知兵乃即亦不論於老子羣臣猶未信皆

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東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

朕虛託以兵助戰令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可取也前劉曄勸取東吳曹丕不乘其危而取之今反欲乘其勝而取之詭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一 第八十四回 一十一 同文 書局藏板

譎之甚

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

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

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川，又放下北魏一入見孔明，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

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主上令良將圖本來與

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不好語得

別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嘆曰：「漢朝氣數休矣。」妙在尙良問其

故，孔明曰：「包原隰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先生一向

此正是以己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

也。汝當速去見天子，改屯諸營，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吳兵已勝，如之奈何？」孔明

曰：「陸遜不敢來追，成都可保無虞。」奇絕令人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

其後也。」科事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

浦矣。奇絕令人一發測摸不出○于禁入魚營之內陸遜良大驚曰：「某於魚腹浦往來數次，未

嘗見一卒丞相何作此詐語？」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奇絕○先主之敗孔明不於此

是神妙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來。孔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却說陸遜

見蜀兵懈怠，不復隄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

觀蜀兵足知動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誰敢去取言未畢韓當周泰凌統等
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妙在不要勝先要
敗故不用此數人獨喚階下末將淳于丹曰

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第四營蜀將傅彤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
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丁奉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

于丹敗回有兵趕來當出救之却不可追去預知其敗而使之
真是人所不識一將自引軍去了却

說淳于丹於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三更之後丹令眾軍鼓譟而入
蜀營內傅彤引軍殺出挺槍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

一彪軍攔住去路為首大將趙融丹奪路而走折其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
蠻兵攔住為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

軍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回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
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蜀兵虛實遜已盡知此句亦
是託言不過欲驕敵之心耳破蜀之計吾

已定矣絕奇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空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

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正與上文孔
明之言相應遂集大小將

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六月裏東南
風不消借得用船裝載茅草

依計而行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早路只差二將與水軍朱然正
是三路却與周郎赤壁十二隊

相似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黃燄硝各帶火種各執槍刀一齊而上但到蜀

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燒一屯周郎只是連燒陸遜却用間燒又是一樣燒法各軍

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擒了劉備方止衆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

却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中軍旗旛無風自倒與曹操江中折旗相似

乃問程畿曰此為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來劫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

來驕敵極矣安得不敗畿曰倘是陸遜試敵奈何畿亦長於科事正言間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

沿山望東去了在蜀人眼中寫出吳兵埋伏之狀妙在隱隱躍躍不知何兵何將先主曰此是疑兵令衆休動命關興張

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黃昏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是一路火起先主急

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

初更時分初更東南風驟起此句寫風只見御營左屯火起又是一路火起方欲救時御營右屯

又火起與前共是三路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此句寫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至御營

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

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與前共是四路火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總寫火光

一句此時不止四路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先主見

了撥馬投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乃是

吳將丁奉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此處為先主一急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

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此處為先主一寬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

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馬鞍魚腹開開相對

張苞傅彤請先主上得山時山下喊聲又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又

先主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又總寫火光一句四十營都在其中死屍重疊塞江

而下方寫岸上又帶寫江中一句妙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此又是第二口之火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

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又為先主一寬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迫

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白帝城三字又在關興口中一逗先主曰誰敢斷後

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此是第二個黃昏已燒過一夜一日關興在前張苞在中傅彤

斷後保著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

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塞道而焚以斷後軍前是吳兵放火此是蜀兵放火以水救火者有之矣未聞有以火救火者也真

大奇正奔走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陸遜第一路

却於末後出現先主叫曰朕死於此矣又為先主一急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

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故作吃嚇之筆以跌出下文子龍來方見來得奇來得妙也先

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此是第三日天明已燒過一日兩夜矣只見前面喊聲震天朱然軍

紛紛落湖滾滾投巖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

又為先主一寬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聞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

心驚遠遠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奮勇衝殺而來前先主初出兵時便令子龍為後應却於此處照出陸遜聞是

趙雲急令退軍雲正殺之間忽遇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槍刺朱然於馬下

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以前在火光中幾為赤帝今始是白帝矣先主曰朕雖得脫諸將士

將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遲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應諸

將為救吳班張本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後人有詩讚陸遜曰

持矛舉火破連營立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驚蜀魏吳王甯不敬書生

却說傅彤斷後被吳軍八面圍住丁奉大叫曰川將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

劉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叱曰吾乃漢將安肯降吳狗乎

罵吳為狗此時却是衆狗攪槍矣挺槍縱馬率蜀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

長嘆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中傅彤勝黃權多矣後人有詩讚傅彤曰

彝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傅彤不愧漢將軍

蜀祭酒程畿匹馬奔至江邊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追來水軍四散奔逃畿

部將叫曰吳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罷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

即在程畿口中
補敘生平省筆

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

文臣亦有武將之風惟書生
能忍辱亦惟書生不肯受辱

後人

有詩讚曰

慷慨蜀中程祭酒身留一劍答君王臨危不改平生志傳得聲名萬古香

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軍來救先主孫桓方纔得

脫

彝陵之圍自解前
已在陸遜算中

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

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

馮習忠無二 張南義少雙 沙場甘戰死 史冊共流芳

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時有蠻王沙

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戰二十餘合被泰所殺

番將能為漢死節
亦為漢之忠臣

蜀將杜路劉甯

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尺寸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時孫夫人在吳

聞時何其壯也及觀其攜阿斗而歸疑其志不如猱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

當夫人怒
叱吳兵之

前今觀其哭先主而死則其烈不減於昔矣

後人立廟江濱號曰梟姬祠尚論者作詩嘆之

曰

先主兵歸白帝城夫人聞難獨捐生至今江畔遺碑在猶著千秋烈女名

却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往西追襲前離夔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

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起與初時望山中殺氣一實一虛前後不同遂勒馬回顧衆將曰前面必

有埋伏三軍不可輕進即倒退十餘里於地勢空闊處排成陣勢以禦敵軍是却

見即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並無軍屯在此遂不信下馬登高望之殺氣復起

讀者至此又疑是關公顯聖遂再令人仔細探視哨馬回報前面並無一人一騎遂見日將西沉

殺氣愈加絕奇心中猶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看回報江邊只有亂石八九十堆並

無人馬只此便是人馬遂大疑令著土人問之須臾有數人到遂問曰何人將亂石作堆

如何亂石堆中有殺氣沖起土人曰此處地名魚腹浦諸葛亮入川之時驅兵

到此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自此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陸遜以火爲兵不若孔明以石爲兵

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

有戶遜笑曰此乃惑人之術耳有何益焉且仔細遂引數騎下山坡來直入石陣

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欲出陣忽然狂風大作奉答一夜東南風一霎時

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槎枒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

有如鉦鼓之聲比七百里連營更是聲勢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却不道是惑人之術急欲回時無路可

出正驚疑間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絕奇遜曰願長者引

出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徑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坡之上遜問曰長者何人

老人答曰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先主三顧草廬時曾遇黃承彥一向不知下落至此忽然照應昔小婿入

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

每時變化無端可比十萬精兵應孔明所言十萬兵之語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道後有東吳

大將迷於陣中莫要引他出來妙老夫適於山巖之上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

想不識此陣必為所迷當面嘲笑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將軍陷沒於此故特自生門

引出也孔明知陸遜不該死的却留個人情與丈人做遜曰公會學此陣法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

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關公在華容道義釋曹操此則是黃承彥在魚腹浦義釋陸遜矣後杜工部有詩曰

功蓋三分國 名成八陣圖 江流石不轉 遺恨失吞吳

陸遜回寨嘆曰孔明真臥龍也吾不能及於是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

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吾料

魏主曹丕其奸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吾若深入西川急

難退矣非是畏其前却是料其後曹丕不在陸遜算中陸遜又在孔明算中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

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

星夜至境未知何意照應前文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前文未敘其事在陸遜口中補出省

筆之法 正是

雄心方欲吞西蜀勝算還須禦北朝

未知如何退兵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四十三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高祖斬白帝子而創業。光武起白水村而中興。先主入白帝城而託孤。二帝始於白。一帝終於白。正合李意白字之讖。自桃園至此。可謂一大結局矣。然先主之事自此終。孔明之事又將自此始也。前之取西川。定漢中。從草廬三顧中來。後之七擒孟獲。六出祁山。從白帝託孤中來。故此一篇在前幅則爲煞尾。在後幅則又爲引頭耳。

觀先主託孤之語。而知其不以伐吳爲重。終以伐魏爲重矣。其曰君才十倍曹丕。何以不曰十倍孫權乎。蓋以與漢爲讐者魏耳。與我爲對者曹氏耳。其曰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自取之者。猶云能討賊則輔之。不能討賊則取之也。重在討賊。故不重在嗣位。此前後出師之表。所以不能已與。

先主教太子之言。已知太子之無用也。何也。劉禪固不能爲大善。亦不能爲大惡者。也不能爲大善。則但勉之以小善而已。不能爲大惡。則但戒之以小惡而已。先主梟雄之才。其權謀通變。料非其子之所能學。故曰汝父德薄。不足效。知子莫若父。然哉。然哉。

或問先主令孔明自取之爲真話乎爲假話乎曰以爲真則是真以爲假則亦假也欲使孔明爲曹丕之所爲則其義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不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聞此言則其輔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聞此言則其聽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肅矣陶謙之讓徐州全是真不是假劉表之讓荊州半是假半是真與先主之遺命皆不可同年而語矣

圖事之法與奕棋同有同此一著而用之於前則妙用之於後則失者如張耳勸陳涉立六國後便是妙著酈生勸高帝立六國後便是失著先後之勢異耳劉曄先言蜀可伐後言蜀不可伐一在曹操初破張魯之時一在魏兵留守漢中之後也劉曄先言吳可伐後言吳不可伐一在先主初下江東之時一在陸遜大破蜀兵之後也劉曄可謂知奕矣

伊尹三聘孔明三顧孔明一伊尹也呂望釣魚孔明觀魚孔明一呂望也或謂孔明輔蜀既在乃翁手中拏班又在乃郎手中拏班似乎裝腔太甚不知不如此則師相之體不尊師相之體不尊則言不聽計不從矣嗟乎孔明豈得已哉

曹不以三路取吳以五路取蜀讀至此必謂有一場大廝殺在後不意三路則一戰而即退五路則不戰而自解虎頭蛇尾可發一笑有此省力之事作者亦以省力之筆傳之三路之中兩路虛寫惟濡須之兵用實寫五路之中四路虛寫惟鄧芝之使用實寫又魏之侵吳吳之禦魏但敘曹丕不敘孫權魏之侵蜀蜀之禦魏既敘曹丕司馬懿又敘後主孔明或詳或略各各不同尤見筆法之妙

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

前文先主嘆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又照應八十一回中語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

見羣臣乎遂傳旨就白帝駐紮將館驛改爲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

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先主感傷不已又總點前文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

魏去了黃權下落却在先主一邊聽得妙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劉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

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

仍給祿米以養之先主之待黃權勝于曹丕之待于禁却說黃權降魏諸將引見曹丕不曰卿今降朕

欲追慕於陳韓也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令臣督諸軍於江北

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路降吳不可此正體貼故來投陛下敗軍之將免死為幸

安敢追慕於古人耶丕大喜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權堅辭不受不受爵還忽近

臣奏曰有細作人自蜀中來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蜀主推

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權若死尤為相信之深不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

曰

降吳不可却降曹忠義安能事兩朝堪嘆黃權惜一死紫陽書法不輕饒

曹丕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

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實陸遜見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

臣觀之諸將之中皆無孫權劉備敵手不說主上而說臣下亦雖以陛下天威臨之亦

未見萬全之勢也賈詡可知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知已知彼丕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

吳安有不勝之理曹不能料蜀兵之必敗而不能料魏兵尙書劉曄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

兵七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陸遜多謀必有准備劉曄之見不

丕曰卿前勸朕伐吳今又諫阻何也照應前文曄曰時有不同也昔東吳累敗於蜀

其勢頓挫故可擊耳今既獲全勝銳氣百倍未可攻也劉曄前後兩樣說話實有兩樣解

也定丕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哨馬報說

東吳已有準備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

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東吳三路兵却借探馬口中敘來省筆之法劉曄曰既有準備去恐無益不不從引

兵而去却說吳將朱桓年方二十七歲極有胆略孫權甚愛之時督軍於濡須

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遂盡撥軍把守羨溪去了為後文戰敗曹仁張本止留五千騎

守城忽報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眾軍

皆有懼色桓按劍而言曰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兵法云客兵倍而主兵半

者主兵尙能勝於客兵此論主客之異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馬疲困此論勞逸之異吾與汝等共據

高城南臨大江背山險此論形勢之異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三句分頂上文

雖曹不自來尙不足憂况仁等耶預為曹不自來伏筆於是傳令教眾軍偃旗息鼓只作無

人把守之狀桓亦能軍且說魏將先鋒常雕領精兵來取濡須城遙望城上並無軍

馬雕催軍急進離城不遠一聲砲響旌旗齊豎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取常雕

忽然有人寫得突兀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

者無數朱桓大勝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是東吳一勝曹仁領兵隨後到來却被吳

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是東吳再勝此一路交鋒却用實寫回見魏主細奏大敗之事不不

驚正議之間忽探馬報曹真夏侯尙圍了南郡被陸遜伏兵於內諸葛瑾伏兵

於外內外夾攻因此大敗此一路交鋒用虛寫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此一路交

鋒亦用虛寫不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嘆曰朕不聽賈詡劉曄之言果有此敗與先主不聽孔明大

同小異時值夏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吳魏不和

此大關目處○以上按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沉重至章武二年夏四月

一病經年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厭見侍從之人

乃叱退左右獨臥於龍榻之上將寫夢先寫臥將寫見鬼先寫厭見人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搖滅而

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寧教汝等且退何故又來

叱之不退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

尚在宛然夢中之語雲長曰臣等非人乃是鬼也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皆勅命

為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忽曰鬼忽曰神忽稱君臣忽稱兄弟宛然夢中所聽之語先主扯定大哭忽然驚覺

二弟不見直待夢覺方知是夢寫來如畫即喚從人問之時正三更直待知夢方始知時寫來如畫先主嘆曰朕不久於

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

命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梁王劉理來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

都先主在白帝而劉禪在城都與曹操在洛陽而曹不在鄴郡臨終之時父子皆不相見彷彿相似且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拜

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自起兵伐吳以來至此已有兩年之別撫其背曰朕

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託以三顧始以託孤終三顧之禮為自己言訖淚流滿面

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

弟馬謖在傍先主令且退謖退出先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百忙中忽論馬

謖人才極似閒話不知後來却是要緊的話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

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早為九十六回伏線分付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

詔遞與孔明而嘆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略與孫權學問相似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臨終之時更不提東吳只說曹操則伐吳之舉亦悔之矣

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

既自教之又欲孔明教之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願效犬馬之勞以報陛

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

心腹之言相告鄭重其語不即說出又作一頓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

邦定國終定大事獨以曹丕比較是以伐魏為重也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

之主宛似劉表讓荊州之說○人疑此語乃先主所以結孔明之心吾謂此語乃深知劉禪之無用也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

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

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只分付二子連三子俱分付在內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

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謂眾官曰朕已

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此處方及眾官又囑趙雲曰

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覷吾

子勿負朕言一番保阿斗一番奪阿斗與別將不同故又特囑之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主又謂眾官

曰卿等眾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此句又極周至○看他以上歷歷分付眾官之言無一語及私與曹操不同言畢駕崩

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杜工部有詩嘆曰

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

前解首句如疾雷破山何等聲勢次句如落日掩照何等蒼涼三虛寫當

年四實嘆今日也山外安覓翠華意中却有寺中舊為玉殿目下却無是

無是有是有是無二語閃爍不定翠華玉殿又極聲勢空山野寺又極蒼

涼只一句中上下忽變真是異樣筆墨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後解翠華玉殿既不可見所見惟古廟存焉而昭烈故天子也以天子而

有廟必也。立堂太室。所謂振鷺來賓和鸞至止者也。而今乃巢水鶴耳。以天子之廟而有祭必也。八佾九獻。所謂羣公執爵髦士奉璋者也。而今乃走村翁耳。祠屋近是一樣水鶴杉松祭祀同是一樣村翁伏臘非幸其君。臣一體正傷其君臣無別也。○少陵爲依嚴武而入蜀。蜀主爲伐孫權而窺吳。後人所經。前人亦經焉。後人所止。前人亦止焉。後人弔前人。後人復弔後人。不獨玉殿翠華徒勞想像。抑且空山野寺亦屬虛無。蜀主與武侯同盡千載。莫辨君臣。村翁與水鶴俱湮一時。何分人物。昔年白帝託孤已作英雄往事。中日蜀中懷古。豈非文士空花。可於此詩得禪理矣。

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衆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詔曰：

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年五十不稱天壽。今朕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以汝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吾亡之後。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汝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

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卽

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葬先主於惠陵諡曰昭烈皇

帝昭者光也烈者武也尊皇后吳氏為皇太后諡甘夫人為昭烈皇后糜夫人亦追

尊為皇后陞賞羣臣大赦天下以上下西蜀早有魏軍探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

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伐

不克却想伐蜀是諺所云東邊不着西邊着者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託孤於諸葛亮亮感備知遇之恩必傾

心竭力扶持嗣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與劉曄諫伐正言間忽一人從班部中奮

然而出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司馬懿也司馬懿慣與蜀做對頭丕大

喜遂問計於懿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急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夾攻令

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然後可圖伐吳用三路伐蜀用五路三路出曹丕之意五路出司馬之謀前後相對不問何五路懿曰

可脩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王軻比能賂以金帛令起遼西羌兵十萬先

從旱路取西平關此一路也先主用沙摩柯今司馬亦欲用軻比能正與前文照應再脩書遣使齎賞賜直

入南蠻見蠻王孟獲令起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以擊西川之

南此路也再遣使入吳脩好許以割地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

夾口徑取涪城此三路也以上三路俱是客兵先言西路南路而後及東路先其近者而後其遠者也又可遣使至降將孟達處

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比一路用蜀中降將雖是主兵亦屬客兵猶之以蜀攻蜀耳然後命大將軍曹真

為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末一路方用自家之將自家之兵共大

兵五十萬五路並進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安能當此乎不大喜隨即密遣能

言官四員為使前去又命曹真為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

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及合淝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忙

裏又補敘別將筆法周密○以下再接西蜀却說蜀漢後主劉禪自即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

細說開開總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

皇后孔明與羣臣上言曰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七歲可納為正宮

皇后後主即納之若論桃園結義則兩人當是兄妹然異姓為婚原不碍也非若吳孟孟于晉狐姬之類建興元年秋八月忽有邊報說

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為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魏以此為第五路蜀

却以此為第一路第一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魏以此為第四路蜀第三路乃東

吳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只有第三路彼此相同第四路乃蠻王子孟獲起蠻兵十萬

犯益州四郡魏以此為第二路蜀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兵十萬犯西平關魏以此為

第一路蜀却以此為第五路○魏以客兵為助重在客兵對報以魏兵為主重在魏兵故前後次序各各不同別處設事或一邊實寫一邊虛寫此處獨兩邊皆詳敘一番又換一番筆法此五路軍馬甚

是利害已先報知丞相報後主用實寫報孔明用虛寫就詳敘中又一虛一實丞相不知為何不出視事奇絕令人猜測不出後

主聽罷大驚不但後主驚讀者至此亦驚即差近侍齎旨宣召孔明入朝第一日差近侍宣召使命去了半日

回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奇絕令人猜測不出後主轉慌不但後主慌讀者至此亦慌次日命黃門

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臥榻前告此大事第二日差大臣往告董杜二人到丞相

府前皆不得入奇絕令人猜測不出杜瓊曰先帝託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

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不說真病竟說他推病只在不肯放入上猜出良久門吏傳丞相令

言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嘆息而回次日多官又來丞相府前

伺候第三日多官往候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奇絕令人猜測不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杜瓊入奏後主

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即引多官入宮啓奏皇太后太后大驚

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託之意也我當自往故作驚人之筆以顯下文孔明之奇董允奏曰娘

娘未可輕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董允頗有見識且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請娘娘

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請入太廟召之是重之以先帝之靈也皆故作驚人之筆以顯下文孔明之奇太后依奏次日後主車

駕親至相府第四日御駕親臨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

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當止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

與先主親造草廬相似獨進第二重門過了第三日又過三重門與先主三顧草廬相似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

與草廬中高臥相似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與先主階前立候相似孔明回顧見是後

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曰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

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奏曰五路兵至臣

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觀魚者觀吳也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羌王軻比能蠻

王孟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了去也奇絕妙絕真止有孫權

這一路兵臣已有退之之計但須一能言之人為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

下何必憂乎孔明之意只注後主聽罷又驚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願

聞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託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眾官皆不

曉兵法之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泄漏於人先言自己託病不出不與眾官議事之故老臣先知西番國

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

為神威天將軍神威天將軍名色甚奇覺宇宙大將軍之稱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

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一向單為子龍漢升等戰功馬

趨願覺冷落于此處用之功却不小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

左入為疑兵之計蠻兵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一路又不

足憂矣此處用着魏延魏延亦不冷落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孟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臣回成

都時留李嚴守永安宮託孤時事却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

達必然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此處用着李嚴方知託孤時同受了遺命不為無謂也又知曹

真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把守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見我兵不出，不久自退矣。此處又用子龍却不用戰，而用守又是一樣用法。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

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為各路救

應。又總用興苞二將，將布置周密。此數處調遣之事，皆不會由成都故。無人知覺。又說明衆人不知之故。只有東

吳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四路不濟，安肯動

乎？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孔明意中却以孫權一路為第五路，似以此一路為輕。雖然

如此，須用一舌辨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

憂乎？孔明意中又以孫權一路為第一路，却又以此一路為重。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

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

共飲數杯。連日受恐，此數杯酒只算壓驚。送後主出府，衆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後主

別了孔明，上御車回朝。衆皆疑惑不定。不知葫蘆裏賣甚藥。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

面亦有喜色。不曾吃酒，亦有春色。如此人者，不可不與飲酒。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

伯苗。見為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

請芝到書院中，問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統，中興當先伐何國？

不用鄧芝問孔明先用孔明問鄧芝以試之甚妙。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搖動。當徐徐緩

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爲唇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

其合著東和孫權一語

未審丞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

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其人何爲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東吳公既能

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吳之任非公不可

妙在待他自說出
來然後教他去

芝曰愚才疎智淺恐

不堪當此任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

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

吳人方見干戈息蜀使還將玉帛通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自曹丕以三路取吳而吳魏之釁生自曹丕以五路取蜀而吳蜀之交復合吳蜀之交復合而吳魏之釁乃愈生矣以前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獨以

孫權一路爲緩以此卷觀之則五路之中孔明又以孫權一路爲急蓋其於

四路不過退之已耳若孫權一路則不但退之又將用之退之使不侵蜀用

之即使侵魏也吳縱不侵魏而魏必侵吳以致吳之侵魏既致吳之侵而吳

必結我以侵魏是吳以兩路答三路之師蜀亦以兩路答五路之師也然則

魏之伐吳適所以自伐而蜀之通吳乃其所以伐魏歟孔明之遣鄧芝爲伐

魏地也。然爲伐魏地亦正爲吞吳地也。先主嘗讐吳矣。先主讐之而孔明通之。豈孔明之心異於先主哉。以爲不先滅魏則吳未可吞而不先通吳則魏未可滅。魏滅而蜀與吳勢不兩存。觀鄧芝天無二日之言。彰彰可見。然則孔明反先主伐吳之事實。欲終先主吞吳之志耳。

屈靈均作天問。柳子厚作天對。一問於千百載之前。一對於千百載之後。竊謂子厚未識靈均寄託之本意。恨不再起靈均以難之。若秦宓旣爲天對以答問。又復爲天問以索對。殆以一人而兼靈均子厚之長矣。

吳侯初以刀鋸鼎鑊待蜀使。而吳使至蜀。蜀豈得無答禮乎。有秦宓之舌劍。可以當刀斧手。其懸河之口。可以當油鼎之沸矣。然孔明亦常舌戰東吳之士。何以不自折之。而乃用秦宓也。曰師相之體固宜養重。與前番入吳時。又自不同故也。

前有周郎赤壁之火。又有陸遜猗亭之火。無分毫相犯。斯亦事與文之最奇者矣。乃不意兩番之後。又有徐盛南徐之火。又與前兩番無分毫相犯。如赤壁猗亭之用火甚遲。南徐之用火甚速。其不同者一。曹操先主之兵燒之而後退。曹丕之兵至於退而後燒。前兩番則以火躡其後。後一番則以火截其

前其不同者二。周郎之兵先小勝而後大勝。陸遜之兵先小敗而後大勝。而徐盛則止是一勝。其不同者三。不但此也。程普不服周郎。韓當周泰不服陸遜。是以老成輕量少年。孫韶不服徐盛。是以少年輕量老成。此則其同而不同者也。曹操有連環之舟。先主有連營之屯。其連在敵。徐盛有連城之勢。其連在我。此又其同而不同者也。孔明以草爲人。用之大霧之中。徐盛以草爲人。見之大霧之後。孔明以石爲兵。禦陸遜於既勝。徐盛以木爲城。惑曹丕於初來。其彷彿處皆種種各別。如此妙事如此妙文。使今之捏造稗官者執筆而摹之。豈能效其萬一耶。

若曹丕自守鄴都。吳亦以徐盛代守荊州。而令司馬懿與陸遜相拒於江淮之間。其鬪智必有可觀。惜未見此兩人之交手也。且使攻南徐者爲曹操。則龍舟之役未必如此之憊。又使助徐盛者有孔明。則曹丕之奔必無生還之路矣。讀書者將前後彼此相易而觀之。則其人才之分數自出。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王拜遜爲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軍權皆歸於遜。張昭顧雍啓奏吳王。請自改元。權從之。遂改爲黃武元年。魏曰黃初。吳亦

曰黃武皆應黃天當立之識

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於魏。魏一時不

明故發兵應之

蜀安肯求救於魏如
此說謊騙孫權不信

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收川東吳可來接應若

得蜀土各分一半

前既救蜀今又取蜀
便是自相矛盾之語

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曰陸

伯言極有高見可問之權即召陸遜至遜奏曰曹丕坐定中原急不可圖今若

不從必為讐矣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今日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

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

之先取成都此為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議

已在孔明算中

權從之乃謂魏使曰軍需

未辦擇日便當起程使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

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庸孟

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

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能取勝而回

四路兵退却在孫權一邊聽得
不向西蜀一邊敘來筆法變換

却又極
省筆

孫權知了此信乃謂文武曰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怨於西蜀

矣

怕結怨于蜀一
說絕妙鬪筭

忽報西蜀遣鄧芝到張昭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遣鄧芝為

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

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排至殿上却喚

芝入見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效此例烹且看其人如

何對答

如此恐嚇亦是下着

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侍於左右各執軍器召鄧芝入芝

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戟短劍

直列至殿前芝曉其意並無懼色昂然而行

以前能有喜色故此時能無懼色

至殿前又見鼎鑊內

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

鄧芝真是嚇不動

近臣引至簾前鄧芝長

揖不拜妙權令捲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

之主

以硬對硬

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酈生說齊乎可速入油鼎芝

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生

不但說自己不懼反說東吳懼他妙甚

權轉怒曰孤何懼爾

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愁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為諸葛亮作說客

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

不說為蜀反說為吳妙甚

乃設兵陳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

又用法

權聞言惶愧即叱退武

士命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芝曰大王欲與蜀講

和還是欲與魏講和

妙在先問他主意

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

此句待他說妙甚

但恐蜀主年輕

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

權欺後主之幼

芝乃請出孔明來對說

蜀有山川之險吳有二江之固

上二語說吳蜀人才此二語說吳蜀形勢

若二國連和共為唇齒

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

此言與蜀和之利

今大王若委贄稱臣於魏魏

必望大王朝覲求太子以為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來攻蜀亦順流而進取在妙

又用一句硬話如此則江南之地不復為大王有矣此言與魏和之害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愚將

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答還說客一句妙甚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此等做法

却是放刁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

今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為我介紹乎反使孫權求他妙不可言芝曰適欲烹小臣者乃大王

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反是他做難起來妙不可言權

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恐孫權不決故擦他此一句出來於是吳王留住鄧芝集多官問曰孤掌江

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

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孫權亦用激法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為使眾視之乃吳郡吳

人姓張名溫字惠恕見為中郎將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達孤之情又

他溫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孫權不注意後主而注意孔明使者之意亦不在後主而在孔明權大喜重賞張溫使

同鄧芝入川通好以上按下東吳以下再談西蜀却說孔明自鄧芝去後奏後主曰鄧芝此去其事

必成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陛下當禮貌之不必用油鍋武士令彼回吳以通盟好吳

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寧靖臣當征南平定蠻方便為七擒孟獲張本然後圖

魏便為六出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仍照顧先主伐吳之意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後主然之

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令鄧芝張溫入溫自

以為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錦墩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

敬禮而已說不出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孔明謂張溫曰

先帝在日與吳不睦今已宴駕當今主上深慕吳王欲捐舊忿永結盟好併力

破魏望大夫善言回奏鄧芝見吳王不曾提起先主伐吳之事却於孔明對吳使補出張溫領諾酒至半酣張溫喜笑自

若頗有傲慢之意孔明此日任其傲慢不與計論自是相體次日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設宴於城南郵

亭之上命衆官相送孔明慇懃勸酒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長揖人席就坐此

定是孔明約來溫怪之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勅見為益州學

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曾學事否此句笑今人則可笑秦宓則不可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

尺小童尚皆就學何況於我溫曰且說公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此等大話我今亦聞之矣但未見真有如秦宓

者溫笑曰公既出大言請即以天為問天有頭乎問得宓曰有頭答亦溫曰頭在

何方談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便將西溫又問天有

耳乎談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無耳何能聽敏妙溫又

問天有足乎談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敏妙溫又問天有姓乎談

第一才子書 卷四十一 第二十八回 二二 同文 書局藏版

宓曰豈得無姓妙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妙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

故知之天子為天子以子之姓姓其父也然則天子屢易姓則天之姓亦屢易矣溫又問曰日生於東乎日者君象是言君在東吳也宓對曰雖

生於東而沒於西又將西蜀抹倒東吳此時秦宓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座皆驚張溫無語

宓乃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既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既分陰陽

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為天重濁者下凝而為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

柱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既輕清而上浮何以傾其西北乎張溫之問天是談諧

秦宓却認真問起來教他如何對答又未知輕清之外還是何物此一句又問天之外一發難對願先生教我張溫無言可

對乃避席而謝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開茅塞孔明恐溫羞

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

之戲哉暗約秦宓來難倒了他却又自己收科孔明真是妙人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

張鄧二人拜謝孔明望東吳而來却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

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

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

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豈不樂乎芝答曰天無二日

秦宓論天鄧芝又論天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但為君者各脩其德為

臣者各盡其忠則戰爭方息耳鄧芝到底不弱勝張溫多矣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如是耶遂厚

贈鄧芝還蜀自此吳蜀通好自此一和之後永不相伐又是大關目處○以上按下吳蜀兩邊以下接敘魏國一邊却說魏國細作探

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

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頭醋不酸只怕二醋不辣此時大司馬曹仁太

尉賈詡已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闊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

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辛毗十年之說太遠與前賈詡

劉曄之諫伐吳不同丕怒曰此迂儒之論也今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即

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不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

大小戰船從蔡潁而入准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逕取南徐此為上策與曹操之屯兵赤壁

又不同蓋曹操既得荊州故赤壁之兵欲從荊州渡江今荊州已屬孫權故淮上之軍欲從廣陵渡江地勢既殊局面亦異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

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此時好向鎮江看大龍舟也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

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為前部張遼張郃文聘徐晃等為大將先行許褚呂

虔為中軍護衛曹休為合後劉曄蔣濟為參謀劉曄此時何以不諫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

萬剋日起兵封司馬懿為尚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為便

司馬氏專權之兆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近臣慌奏吳王曰

今魏王曹丕親自乘駕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潁出淮必取廣陵渡

江來下江南甚為利害孫權大驚即聚眾文武商議顧雍曰今主上既與西蜀

連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為下文趙雲取陽平關伏線一面遣一大將

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重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荊州不可

輕動丕之不取荊州想亦為陸遜在彼之故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孫權慣用激將法言未盡一人從

班部內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臣必生

擒以獻殿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徐盛

也守南徐恰好用着姓徐的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為安東將軍

總鎮都督建業南徐軍馬盛謝恩領命而退即傳令教眾官軍多置器械多設

旌旗以為守護江岸之計其地曰徐其將曰徐其用兵亦不疾而徐忽一人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

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敵直

待曹丕兵至恐無及矣與韓當周泰不服陸遜彷彿相似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

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負氣極有膽勇陸遜以年少人不服他孫韶亦以年少不肯服人盛曰曹丕勢

大更有名將為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與陸遜候先主

移營彷彿相似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

決一死戰如不勝甘當軍令盛不從韶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

怒曰汝如此不聽號令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如韓信之欲斬樊噲刀斧手擁

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皂旗韶部將飛報孫權權聽知急上馬來救樊噲是相國來救孫韶却是君

王自武士恰待行刑孫權早到喝散刀斧手救了孫韶韶哭奏曰臣往年救在廣

陵深知地理不就那裏與曹丕厮殺直待他下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孫韶有終軍宗慙之

風權逕入營來徐盛迎接入帳奏曰大王命臣為都督提兵拒魏今揚威將軍

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赦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法萬希

寬恕盛曰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國家之典刑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

令衆乎徐盛有讓直孫武之風權曰韶犯法本應任將軍處治奈此子雖本姓俞氏然孤兄

甚愛之賜姓孫於孤頗有勞績今若殺之負兄義矣孫權篤於兄弟與曹丕不同盛曰且看大王

之面寄下死罪權令孫韶拜謝韶不肯拜厲聲而言曰據吾之見只是引軍去

破曹丕便死也不服你的見識可謂強項將軍徐盛變色權叱退孫韶謂徐盛曰便無此

子何損於吳今後勿再用之善於調停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

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吳王面上不好看乃喚丁奉授以密計引

三千兵渡江接應徐盛亦得體若棄韶而不救便不成大將矣却說魏王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領兵

列於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

旗營寨與朱桓之在濡須彷彿相似丕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

直至大江泊於江岸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儀鑿簇擁光耀射目此等龍舟只好去泊

羅江弔屈原耳曹丕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曰兵

法實實虛虛彼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準備陛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

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畢竟劉曄把細丕曰卿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於江中當

夜月黑將寫霧先寫月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恰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火

光連寫燈火火光正為後文火攻點染丕問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聞陛下天兵來到故望風

逃竄耳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既寫月黑又寫霧漫與曹操舞槩之月孔明借箭之霧前後開相映須臾

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槍刀耀日遍城盡插旌旗號

帶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連綿

不絕一夜成就如海市蜃樓之不測曹丕大驚讀者見之亦吃一驚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為人盡穿青衣

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樓之上假城疑樓只用假人守把妙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

嘆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然則特地到此只當龍舟一樂正驚訝

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濺濕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

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扶不下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逕取長安

與曹操赤壁時聞馬騰消息一虛一實前後又閒閒相映

便教收軍衆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龍舟

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孫韶也

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渰死者無數

少年負氣未嘗誤事與近日少年不同

諸將奮力救出魏主魏

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火著

前徐盛所授之計至此始見

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漫空截住龍舟

曹操之火背後燒來曹丕之火當面截住更是着急

時龍舟上早已火著

此時十隻龍舟已化作十條火龍矣

丕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來爲首大將乃

丁奉也張遼急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

可與太史慈報讐

却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到馬匹車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

敗而回吳將徐盛全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張遼回到許昌箭瘡迸裂而亡曹

丕厚葬之不在話下

以上接下東吳以下再敘西蜀

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

文書到說益州耆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回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

南征消意却從趙雲一邊聽得絕妙接筭

趙雲乃急收兵而回此時孔明在成都整飭軍馬親自南征正是

方見東吳敵北魏又看西蜀戰南蠻

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使孔明無日不在南人之心中心中耳

用兵之家俱知攻城與兵戰至於攻心心戰之論則六韜三略之所未及詳黃石素書孫武十三篇之所未及載也惟南巢牧野之師爲能得此意而不謂馬謖能言之然非待馬謖言之而孔明始知之孔明特因馬謖之言而愈決之耳

此卷敘孔明一擒一縱之始事也而就第一番擒縱之中已有三番擒縱之妙如郭煥之被獲是一番擒縱也董阿二人之被獲又一番擒縱也至孟獲而三矣且其間交戰者三而用計者五若第一番用計則故以雍闓人認爲高定人第二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人認爲雍闓人第三番用計則又故以高定之真降認爲假降至於設伏以擒董阿設伏以擒孟獲非又用計之第四番第五番乎只一起手時而事之變化已不可方物如此豈非絕世奇文却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差徭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餉無不完備米滿倉廩財盈府庫

先叙蜀中富庶以見內安而後可以外攘也

建興三年益

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

孟獲猶是曹丕五路中之一路此時乃去而復來

建寧太守雍闓

乃漢朝什萬侯雍齒之後今結連孟獲造反牂牁郡太守朱褒越雋郡太守高

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昌郡太守王伉不肯反見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

人馬皆與孟獲為鄉導官攻打永昌郡賴王伉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

城其勢甚急只用傳報不用實叙皆是省筆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

也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不征魏而親自征蠻出人意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

朕而去倘吳魏來攻如之奈何先有孫權次說曹丕且吳方連和曹丕並言吳魏來攻便見其胸中沒分曉孔明曰東吳方與我

國講和料無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放下東吳曹丕新敗銳氣已喪

未能遠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不必憂也按下北魏臣又留關興張苞等

分兩軍為救應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歸重

中原征蠻正為伐魏地耳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斟酌行之

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眾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見

為諫議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秉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

非所宜也且雍闓等乃癰疥之疾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必然成功不知南方未平不是

癰疥之疾直是心腹之患孔明曰南蠻之地離國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去征

之可剛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人七縱七擒之意于此已先定矣不消待馬謖說得王連再三苦勸孔明

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爲參軍，費禕爲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爲掾史。趙雲、魏延爲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爲副將，并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似乎小題大做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荊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讐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東吳讐人已皆誅戮，逕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特來投見。

關索蹤跡直於此處叙出補前文所未及

孔明聞之，嗟訝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爲前部先

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餐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

犯。的是王者之兵却說雍闕聽知孔明自統大軍而來，卽與高定、朱褒商議分兵三路，高

定取中路，雍闕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孟獲本是一路忽先有一路於是高定

令鄂煥爲前部先鋒，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一枝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

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三路又先寫一路却說孔明引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

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纔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

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趕來，走

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

生擒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此待孟獲之法先將鄂煥做個引子問曰：

汝是何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為雍闓所惑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

妙亦算擒一縱

回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亦感激不已次日雍闓至寨禮畢闓曰如何

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欲令我兩人

不和故施此謀也

雍闓作梗與高定罪有輕重

定半信半疑心中猶豫忽報蜀將搦戰闓自引三

萬兵出迎戰不數合闓撥馬便走魏延率兵追殺二十餘里

三路中又寫一路

次日雍闓

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

中並寫兩路却不見朱褒一路

却說孔明令魏延等兩路伺候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

傷大半生擒者無數都解到大寨來雍闓的人囚在一邊高定的人囚在一邊

却令軍士稱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闓的人盡殺

妙計

衆軍皆聞此言少時孔

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是何人部從衆僞曰高定部下人也

必然如此

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寨

先發遣雍闓的人妙在故意認作高定的人以疑雍闓

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衆皆告曰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孔明亦皆免其

死賜以酒食却揚言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并朱褒首級以為功勞

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擒來決不

輕恕衆皆拜謝而去。次發遣高定的人又妙在詐稱雍闓之約以疑高定又帶朱褒在內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

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却有一半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

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

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前將雍闓的人故意認作高定的人今又將高定的人故意認作雍

闓的人巧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既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誤了日期

汝這厮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妙在對高定的話軍士含糊答應孔明以酒食賜之修

密書一封付軍士曰汝持此書付雍闓教他早早下手休得誤事。妙在使高定的人致雍闓的書

作拜謝而去回見高定呈上孔明之書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

以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人背之不

祥。孔明已先下種我等謀反作惡皆雍闓之故不如殺闓以投孔明。皆在孔明算中定曰如何下手

煥曰可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彼若無異心必坦然而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

我主可攻其翦某伏於寨後小路候之闓可擒矣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闓闓

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懼而不來。與假書相合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闓寨中原來

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乘勢助戰。又是孔明先下的種雍闓軍不戰自亂闓

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乃鄂煥也挺方天戟驟馬當

先雍闓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非鄂煥殺之亦非高定殺之是孔明殺之耳闓部下軍

士皆降高定引却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喝

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報來讀至此令人不解其故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闓首級來

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汝來詐降敢瞞吾耶實是我瞞他反說他瞞我妙甚定曰丞相何以知吾

詐降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緘與高定曰朱褒已使人密獻降書說你與雍闓結

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吾故知汝詐也既假致雍闓之書又假作朱褒之書一派是假定叫屈曰朱褒

乃反間之計也不是朱褒反間實是孔明反間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捉

得朱褒方表真心殺朱褒又只用高定殊不費力定曰丞相休疑某去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

曰若如此吾疑心方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

離寨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來得湊巧此處方寫朱褒一路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

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口呆

呆不能回答雍闓妙在先知朱褒妙在不知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

言曰如不順者皆戮之於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

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玩高定於股掌之上遂命高定為益

州太守縱攝三郡令鄂煥為牙將三路軍馬已平以上了却三路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

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畢問曰誰與公守此城得保無虞

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永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

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永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

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仕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

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蠻人已今敢獻與

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為征蠻之一助也與張松獻圖前後相對先主無張松不能入西川孔明無呂凱不能平孟獲孔明大喜就

用呂凱為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

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為

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馬良之死在此帶叙出省筆之法謖曰奉主上敕命賜衆軍酒帛孔明接詔

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敘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

聞幼常高見望乞賜教足見孔明虛心非今人所及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

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

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虛其反必速算到北魏正合孔明意中之事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

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此四語是兵法中之所無却是絕妙兵法又在孫吳之上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的是孔明

明嘆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即統大兵前進却說

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闓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

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平了三郡却又生出三洞來正與三郡相對三洞元帥入

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

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為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阿

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前三郡分三路今三洞亦分三路前三路只是兩路所殺今却一齊都出却說孔明正

在寨中議事忽哨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雲魏

延至却都不分付不分付却是勝於分付更喚王平馬忠至馬忠有二一為吳之馬忠一為蜀之馬忠吳之馬忠已死此乃蜀之馬忠也囑之

曰今蠻兵三路而來吾欲令子龍文長去此二人不識地理未敢用之孔明慣用激將之法

王平可往左路迎敵馬忠可往右路迎敵吾却使子龍文長隨後接應今日整

頓軍馬來日平明進發二人聽令而去又喚張嶷張翼分付曰汝二人同領一

軍往中路迎敵今日整點軍馬來日與王平馬忠約會而進吾欲令子龍文長

去取奈二人不識地理故未敢用之妙在又說一句再激他一激張嶷張翼聽令去了趙雲魏延

見孔明不用各有愠色孔明曰吾非不用汝二人但恐汝涉險入深為蠻人所

算失其銳氣耳此是第三番激他趙雲曰倘我等識地理若何孔明曰汝二人只宜小心

休得妄動妙止之正以激之也二人怏怏而退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吾二人為

先鋒却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今用此後輩吾等豈不羞乎延曰吾二人只今

就上馬親去探之捉住土人便教引進以敵蠻兵大事可成皆在孔明算中雲從之遂上

馬逕取中路而來方行不數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二人上山坡看時果見數

十騎蠻兵縱馬而來二人兩路衝出蠻兵見了大驚而走趙雲魏延各生擒幾

人回到本寨以酒食待之却細問其故不敵不肯如此蠻兵告曰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

大寨正在山口寨邊東西兩路却通五溪洞一個洞名并董荼那阿會喃各寨之後

趙雲魏延聽知此話遂點精兵五千教擒來蠻兵引路比及起身時已是二更

天氣月明星朗趁著月色而行百忙中偏有閒筆寫星寫月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約有四更

行了兩更蠻兵方起造飯準備天明廝殺忽然趙雲魏延兩路殺入蠻兵大亂趙雲

直殺入中軍正逢金環三結元帥交馬只一合被雲一槍刺落馬下就梟其首

級餘軍潰散魏延便分兵一半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趙雲分兵一半望西路

抄阿會喃寨來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天已平明又殺了一個更次先說魏延殺奔董

荼那寨來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便引兵出寨拒敵忽然寨前門一聲喊

起蠻兵大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明明是孔明教他接應魏延兩下夾攻蠻兵大敗董荼那

奪路走脫魏延追趕不上却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馬忠已殺至

寨前明明孔明教他接應趙雲

兩下來夾攻蠻兵大敗阿會喃乘亂走脫各自收軍回見孔明孔

明問曰三洞蠻兵走了兩洞之主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趙雲將首級獻功

衆皆言曰董茶那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因此趕他不上孔明大笑曰二人

奇幻之極

趙魏二人并諸將皆不信少頃張嶷解董茶那到張翼解阿

皆驚訝孔明曰吾觀呂凱圖本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故以

氣故教深入重地先破金環三結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

趙魏魏

只說此二人

非子龍文長不可當此任也

此時却極力贊他一句真神妙不測

吾料董茶那阿

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故遣張嶷張翼以伏兵待之令關索以兵接應擒

此二人

至此方說明

諸將皆拜伏曰丞相機算神鬼莫測孔明令押過董茶那阿會喃

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

孔明自此以後只用此法

二人泣

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

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

前是暗使此是明遣

又喚王平關索同引

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却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

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

不大驚而大怒

起蠻兵迤邐進發正遇王平軍馬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

門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陣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纓

絡紅錦袍腰繫碾玉獅子帶脚穿鷹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

紋鑲寶劍寫得孟獲怕人乃見擒之非易縱之亦非易昂然觀望回顧左右蠻將曰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

兵今觀此陣旌旗雜亂隊伍交錯刀槍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

謬也在孟獲眼中寫出孔明誘敵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畢一將

應聲而出名喚忙牙長使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二將交鋒

戰不數合王平便走明明是誘敵孟獲驅兵大進迤邐追趕關索略戰又走又明明是誘敵約退

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

截斷歸路只道此二人為伏兵那知又有子龍文長在後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

子兒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

而走子龍衝殺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

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

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部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

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前二張擒董阿用虛寫今魏延擒孟獲用實寫○此是一擒從騎皆降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

魏延

孔明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却教帳中排開七重圍子手刀槍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鉞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令孟獲見漢兵威儀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令受驚嚇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路一

只用此法

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

縛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敢背反獲曰兩川之地皆

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爲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

何爲反耶

兩川之地不是你的

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

心字正與攻心之戰相應

獲曰山僻路狹誤遭

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

妙

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軍

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吾方服也孔明卽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

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

此是一縱

正是

寇入掌中還放去人居化外未能降

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看下文分解

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南蠻其宣王之伐獫狁乎。然深入不毛，獨與薄伐，獫狁至於太原者，有異何哉？蓋孟獲於初擒之時，則有辭矣。以爲彼來犯境而擒之，不足以相服，必深入彼境而擒之，乃足以相服。宣王不再傳而有驪山之禍，正以未盡伐之力耳。

二擒之計已在一擒之中也。何也？董荼那、阿會喃，卽初擒孟獲時之所縱也。不必我擒之，而彼之人自擒之；彼之人自擒之，而一如我之擒之。孔明之不費力者，在此；孟獲之不肯服者，亦在此。

兵家有必敗之法，非避之之難，而犯之之難。又非犯之之難，而避之之難。如先主獠亭之兵屯於林木之間，孔明瀘水之兵亦屯於林木之間，而先主敗而孔明勝者，先主以此自愚，而孔明以此愚敵也。則犯之之妙也。至於孟優內應，孟獲外攻，皆被擒捉，於是拔寨多起，盡渡瀘水，非復前日依山傍林之營，則犯而避之之妙也。

不獨二擒止是一擒，卽三擒亦止是一擒也。何也？二擒孟獲之時，使之遍觀各營虛實，正欲其來攻而中我之計也。則三擒之計亦於二擒時早伏之也。

三擒有相連而及之勢。三縱亦有相連而及之勢。二擒止是一擒。而孟獲不服。所以有三擒。三擒又止一擒。而孟獲又不服。所以有三縱。云。

馬岱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力。馬謖自成都來。而孔明用其謀。用其力所以

分衆人之力也。用其謀所以合一己之謀也。知攻心之爲上。是與孔明七縱

之謀合。知孟獲之詐降。是與孔明三擒之謀合。妙在皆不說明。事後方見。卽

今日讀者。清之亦不能測其玄機。况當日孟獲遇之。安得不中其妙計乎。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

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掌中物又直須降伏其心。自然

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當日子孟獲行至瀘水。先在此處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

皆來尋探。衆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夠回來。獲曰。蜀人監

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著一哨馬軍。亦被我殺之。

奪了此馬。因此得脫。背地出醜之事。在人前遮瞞得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住寨。

柵。會集同洞酋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騎。此時董荼那、阿會

喃已在洞中。前二郡太守殺其二而存其一。今二洞元帥殺其一而存其二。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

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兵

等強

即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蠻子胆怯衆酋長從其計盡拘船

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岸之地高豎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礮石准

備久處之計糧草皆是各洞共運孟獲以為萬全之策坦然不憂蠻子胆大却說孔

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哨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

隔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

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南方屬火故也彷彿似西遊記火焰山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回到本寨聚諸將

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既吾提兵至此如

何空回汝等各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先主在魏亭亦屯於林木茂盛

之處但孔明不是連營耳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揀陰涼之地分作兩個寨子使王平張嶷張

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參軍蔣琬看

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

勢矣回顧前文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

疑吾自有妙算可知孔明在魏亭必不被燒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并糧

米到孔明令人岱參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各寨此時用得幾服香茹飲孔明問曰汝今帶

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

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我丞相要用雖死不辭說出一個死字畢應下文死了一半孔明曰今孟

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得孔明曰

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慢可以紮筏而渡觀呂凱圖本連水之急慢亦多曉得汝提

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會喃兩箇洞主使

為內應不可有誤亦如前卷中之用鄂煥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

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彷彿西遊記通天河馬岱

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喚鄉導土人問之士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

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

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此又呂凱圖中所未及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選精壯

軍五六百隨著馬岱來到瀘水沙口紮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岱領著二

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那夾山峪兩下是山

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與後文鄧艾渡陰平嶺彷彿相似馬岱占了夾山峪分撥軍士立

起寨柵洞蠻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

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如避暑九成宮謂眾酋長曰吾若與諸葛

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
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蠻子且慢作樂苦便到也忽

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倘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

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土人之語又在孟獲

口中說一遍酋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

人安肯助敵人耶痴蠻子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

糧道打著平北將軍馬岱旗號馬岱名字妙在旗號上看平北將軍今作平南將軍矣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

哉即遣副將忙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却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

千軍排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

下蠻子無用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

未畢董荼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

即遣阿會喃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

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說與馬岱如此如此妙在部下人認得不然馬岱如何知之方知孔明撥

與五六百軍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你性命今又背反豈

不自羞董荼那滿面羞慙無言可答不戰而退蠻子原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

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今故

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酋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

將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孟獲取禍之道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荼那曰我等雖

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曾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迫不得已而造反

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尙自懼之何況我等蠻方乎是說孔明之智况我等皆受其

活命之恩無可爲報是說孔明之仁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以免洞中百姓塗

炭之苦勢所必然董荼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

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荼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

帳中董荼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荼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

諸葛丞相之恩宜當報効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皆在

孔明於是算中一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蠻子此時却蠻不

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

整頓軍器方教爲首酋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荼那先入中軍

見孔明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安慰遣董荼那引衆酋長去了然後

孔明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

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蠻子嘴硬，偏會解說。孔明

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妙。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端的放吾回洞

中，吾當率兵再決勝負。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

移也。虧他此付老面皮。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

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前但賜酒，今又賜坐。第二番更是加厚。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

汝蠻邦之人，何為不服？第二番放他，偏有許多說話。獲默然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

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故意教他看虛實妙。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

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兵器，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

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若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

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再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部人馬，同心合胆，方可歸順。蠻子

說謊。孔明忻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

船送獲歸寨。此是二縱。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下，差心腹人到董荼那阿

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湖。好

蠻子。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把守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却並

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歸大寨去了。孔明撤回馬岱，却在孟獲一邊虛寫。

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之虛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

如此已在孔明算中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搬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

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為首大將

乃馬岱也此時忽然又見馬岱寫得此沒不測孟優大驚岱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

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琬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獲差

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敢明言容某暗寫

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與孔明周郎各寫火字於掌中彷彿相似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

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妙在不叙出所

說何語令讀者自知之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

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各密地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妙在不叙出所用何計待後文方見方

召孟優入帳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

珠寶貝若干權為賞軍之資續後便有進貢天子禮物前說手下人不肯降今却手小人先來明明是詐孔明

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為感丞相大恩逕往銀坑山中銀坑山先在此處點出為後文伏線收拾寶物

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

皆運貨物者孔明盡教入帳看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鬚耳帶金環鬚頭跣

士大大之士名爲波斯獻寶却是夜叉作怪

孔明就令隨席而坐教諸將勸酒慇懃相待却說

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人回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

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物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

二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所授之計至此方纔叙明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爲三

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爲號吾當自

取中軍以擒諸葛亮痴蠻子說得如此容易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右各渡瀘水而來

孟獲帶領心腹蠻將百餘人徑投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當前至寨門獲

率衆將驟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孔明分付諸將之計亦至此方纔敘明獲撞入中軍只見帳

中燈燭輝煌孟優並番兵盡皆醉倒蠻子貪嘴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

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慇懃勸酒酒內下藥盡皆醉倒渾如醉死之人奉答瀘水之毒孟

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好看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却待

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

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

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趙雲三將之來寫得參差錯落三路

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瀘水而逃正見瀘水上數十個

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此是三擒原來

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前未敘孔明分付馬岱却於此處補出於是

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一路多用此法就教救滅了餘火須

臾馬岱擒孟獲至此是前文所趙雲擒孟優至此是前文未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

洞酋長至馬忠關索於此補出其諸洞酋長亦用虛寫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瞞

得吾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

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

服每次不服必有一段解說蠻子油嘴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無語孔明

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妙孟獲曰丞相若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丁和丞

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

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十分令調笑遂令武

士去其繩索放起孟獲并孟優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謝去了此是三縱

此時蜀兵已渡瀘水孟獲等過了瀘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

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拏住必無輕放前兩番賜酒賜坐今第三番又是換一樣面孔矣孟獲到了自

時趙雲早已襲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

待休忘大恩

馬岱之言刺是剛趙雲之言剛中帶寬

獲睹睹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

精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奪汝險要汝尚自愚迷抗

拒大軍這回拏住碎尸萬斷決不輕饒

趙雲之言略寬魏延之言又剛真是三收三放

孟獲等抱頭鼠竄望本

洞而去後人有詩讚曰

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瀘水瘴烟高誓將雄略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

却說孔明渡了瀘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

吾令遍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來劫營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吾將兵馬糧草

炫耀實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火攻彼令其弟詐降欲為內應耳吾三番擒之

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

上項事此處方纔叙明

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

心報國

又激勵衆人是孔明妙處

衆將拜服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不能及也

孔明曰吾今安望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

又獎勵衆人皆是孔明妙處

帳下諸將聽

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却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

還虧蠻子肚皮大着得這許多氣

忿忿歸到銀坑

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

獠丁軍健數十萬

引出無數蠻子來了

剋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

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

兩行正是

若非洞主威風猛，怎顯軍師手段高。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101665927



中華民國玖拾年捌月貳日 贈送



國家圖書館



002940426



線

857.4523

6546

V. 41-44

舊籍